



唐文宗昭獻皇帝詔

太和七年正月詔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列聖之丕圖宵
旰憂勞不敢暇逸思致康乂八年於茲而水旱流行疾疫
作沴兆庶艱食札瘥相仍蓋德未動天誠未感物一夫失
所其過在予載懷罪已之心深軫憫惶之慮如關輔河東
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時農務尤急若不能賑救
恒至流亡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中府絳州各賑七萬石
同華陝虢晉州各賑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

詳

請蠲第一詳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邑令江 藝

看得靈邑戶口凋敝地土拋荒積逋難清官民困累已極若不爲民請命亟請豁除則存戶更逃熟地益荒終成莫可救藥

卑職

諤膺民牧期於撫字催科矢心報

國及至

蒞任隨據士民控告荒累者紛紛不已檢查節年積逋大駭心目

卑職

不敢畏難憚勞竭蹶催徵多方勸勉三月以

來熟糧照數輸將無容玩緩惟荒地錢糧人戶逃亡閭閻邱墟有一甲止遺數人更有空甲全無人戶彼空甲無人者自不可問而寥寥數人者若再重加刑比必至又成空

甲遡其病源蓋因土瘠民貧兼以天禍此方災歎頻仍民不聊生遂致挈家遠徙迨額賦無出前官不得已挨隣尋族責里問甲層層牽累相率爲長去不返之勢矣十五年前任知縣尙天祿以材能調移靈寶靡不殫精竭力招逃復業然以荒糧未豁節年欠賦虛懸招回復業者耒耜方施新徵舊欠交迫甫集之哀鴻仍成驚弓之飛鳥歷年民賦虧缺遠不及考惟就前縣交盤冊籍稽核尙令經徵帶徵自康熙十三年起至十六年止除該令賠補外藩憲墊解過銀八千六百有奇方得結局十七年奏銷則未

完倉口銀一萬七百五十四兩零十八年 奏銷則未完

倉口銀九千五百七十五兩零

卑職

職任民社當此軍需

孔亟何敢輕言豁免但荒糧一日不除逃民終無返期

國賦終難補益縣官徒受誑誤流離凋殘將來未有底止此

不得不痛哭直陳仰冀 憲仁者也伏懇 憲臺垂恤

恩賜轉達 上憲遴委能員臨縣逐鄉清丈俯將實在荒

糧 恩賜 題豁庶現在之子遺不興適彼之念而未歸

之愚氓仍懷故土之思綏此黎元爲

朝廷億萬年之供輸 洪恩盛業靈民焚祝於永世矣

第一請覆詳

康熙二十年三月

江蘇

覆看得靈邑逃荒一事

卑職

蒞任之始卽據士民紛紛控

籲因事關

國賦不敢造次徑詳及細加確查數月之後

備悉地方賠累之苦已經通詳

各憲懇賜具題請豁

隨蒙

院憲批行

藩司轉行

憲臺確查荒缺情由敢

再爲詳悉陳之竊靈寶一邑自鼎革之初人民逃竄地土

荒蕪於順治二年蒙巡撫甯題蠲銀七千二百二十八

兩零止徵銀四萬二千三百二十一兩零七分百姓勉力

輸將瘡痍猶未盡起迨順治十年間前任撫院賈撫豫

之時奉 文開墾足額從前府縣官希圖陞轉將原荒地畝有作新墾有作隱占自首者自順治十年起至十八年止共造報起科銀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兩二錢六分零其實熟糧僅四千二百有奇餘銀俱屬捏報百姓逐年賠累戶口逃亡縣官徵比不前於康熙八年九月內蒙撫院郎 特疏 題蠲減銀八千二百九十九兩八錢尚餘荒地無徵銀四千七百兩零未盡減除蓋緣前此有司以爲報墾未久隨復請荒恐前後矛盾故不敢盡數申報以致錢糧節年懸欠迨至康熙十二年復因前府王 親圍村

丈糧攤派包賠又將沿河灘地但係上中按畝加徵其逃絕人口拋荒地糧責令本里本甲包納徵輸挨親問族一人逃則累一戶一戶逃則累一甲展轉株連人愈逃地愈荒卑職按數確查合計無徵之銀九千八百六十二兩六錢六分三厘五毫此荒缺之由而逋負之故也雖十六年以前奏銷俱報全完然節年缺額皆係藩憲墊解府縣賠補完結非盡能如數徵解目今十九年錢糧尚有萬餘未完合之十七十八兩年逋欠共計三萬有餘以數年之積逋作一歲之徵輸新糧舊欠交相追迫小民救死不

瞻奚能堪此若不亟請蠲除無論已去之民不返即見在
之子遺亦成逝波難返之勢民生日蹙國賦益虧是不
得不亟爲披瀝詳陳者也合再仰懇 憲臺俯念靈民困
苦 恩賜轉詳遴委能員履畝清丈實荒實逃造冊 題
豁造福生民功垂萬世矣

請蠲第二詳

康熙二十年十月

江 夔

覆看得靈邑民逃地荒節年錢糧拖欠未完百姓賣妻鬻
子株累包賠敲朴之慘不忍見聞以故 國賦久懸逃亡

更甚 卑職

據實通詳蒙

本部院軫念民瘼復加詳慎檄

委 憲臺暨 驛蓋道履畝查看委係實荒實逃造冊詳
報當經 本部院爲民請命覆核具 題靈邑萬姓歡呼
莫不引領頌祝仰望

皇恩俞允咸謂流離播遷者自茲漸可安居復業矣乃內部以
向係全完竟以無庸議覆已經奉

旨欽遵在案靈邑士民哀號震天擁塞縣庭泣稱荒糧不除斃
於刑杖者枕藉填於溝壑者載途情詞迫切懇請再詳具
題 卑職 下吏微員焉敢復爲詳請冒瀆 憲聰但百姓之
顛連已在湯火閭閻之陷溺速求救援事有不敢瀆陳而

不得不再陳者情有所甚迫而勢有所甚急也即如 部
覆所謂向係全完者十五年尙令以才能調補靈邑甯敢
遽謂催徵不力即受叅罰惟有竭力賠補勉副考成故十
六年以前報作全完亦出於萬不得已及至十六年以後
筋疲力盡十七八九年俱有遺欠未完合計三萬有奇節
年 奏銷底冊可查非係全完可知至於前府縣各官不
行請豁者蓋因吳逆倡亂以來軍興旁午需餉浩繁 朝
廷尙開事例以益軍需何敢輕議豁除因循至今遂至敲
骨吸髓剜肉難支若以從前取有並無包賠控報印甘各

結爲據是就當日邀功者而論非就今日之受害者而言也前府縣各官希圖加級紀叙勒令里老出結申送貽害無窮流毒至此况十七八九年未完錢糧俱係荒缺無徵今部覆不允一概追比勢不得不責尋里甲親隣強令包賠彼明知數年積逋聚爲一歲之徵剝骨難完相率而去將見徵比日嚴杖頭之血肉徒盈逃亡更多櫃上之銀錢無幾缺額愈甚日深一日爲民牧者撫字有心而點金無術繪圖有手而叩

閻無門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此也再查本年七月內

戶部覆甘撫巴 題爲地方凋殘等事疏稱階文等五縣
州所康熙十四年起至十八年止應徵錢糧委官踏看實
荒實逃並無捏報 題請豁免 部覆以既經該撫查明
取結送部應准豁免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是靈邑之荒逃與階文等州縣事同一例今
未蒙 俞允邑之殘黎難免向隅之泣懇祈 憲仁比例
補贖再疏 題請豁免靈邑生靈感 恩世世矣

請蠲第三詳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

江 蘩

覆看得靈邑包荒地畝錢糧缺額情形屢據士民控懇 卑

職 疊經詳請已蒙 憲臺通詳 院 司業蒙撫憲兩次

具 題 大部仍執前議竟以靈邑錢糧如有包荒何從
前府縣各官不行請豁况勸墾地畝前經府縣各官併里
老具有並無包賠印甘各結議覆不准蠲除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切思 大部之始終不移者惟此從前之印

甘各結爲可據也士民之哀籲號呼反覆泣陳者亦即此

從前印甘各結爲不足信也卷查順治十六年彼時府縣
各官希圖加級紀叙借稱自首勸墾兩項名色捏造印官
里老並無捏報包賠各結以致錢糧逋欠日多百姓逃亡

日甚延至康熙八年間經前撫耶 將自首地畝錢糧特
疏 題豁是從前之荒糧府縣各官未嘗無請豁之舉若
以印甘各結遂足爲據彼自首地畝當日亦有印甘各結
何以獨蒙

皇恩俞蠲是印甘各結既不可信之於前矣則今日之勸墾地
畝亦同當日之自首地畝一時出結者安見自首之印甘
各結爲不可信而勸墾之印甘各結爲足據乎從來民爲
邦本任土作貢此致治之本源而萬世之常經也若不終
請豁除 國賦愈致缺額殘黎日見逃亡較之今日更甚

矣茲據闔邑士民瀝血泣陳再行稟控早職冒昧瀆請合

無仰懇 憲臺終始垂 恩俯賜轉詳三疏復 題急請

豁除庶

九重可達而萬姓可甦感戴 宏恩如同覆載矣

疏

請蠲第一疏 康熙二十年八月

巡撫董國興

爲備陳異苦等事該臣看得河南府靈寶縣行糧地畝包

荒甚多皆緣前此府縣各官捏作丈出勸墾名色妄報起

科迨按畝徵糧全無熟地司道等官不行清查請豁遂至

百姓包賠苦累日見逃亡戶口既損熟地亦復拋荒歲額
錢糧益多逋負縣官惟坐待叅罰闔邑士民身受重困悉
懷朝不保暮之心該縣據士民呈詞具詳到臣隨批藩司
確查復經委令道府親詣踏勘去後茲據布政司郎詳
稱河南府知府呂驛鹽分守道杜親詣該縣逐里查

勘共計實荒地一千二百一十八頃六十三畝零共該荒
糧銀九千八百六十二兩六錢零備造地畝等則花名銀
數清冊取具道府縣印結併開順治十三四五年捏報丈
出併勸墾地畝與順治十七八年奉文行查包荒不行

查明混出並無懸坐印結各官職名以及康熙七八年不將懸報荒地盡數查出請豁併康熙七年以後又有復荒地畝不行清查各官職名分別 赦前 赦後呈請 題豁前來除 赦前各官職名備載司詳無庸重叙外 赦後不行清查復荒地畝之官見經查報荒地請豁似應免議查見在入冊徵糧地畝乃 國家惟正之供况值軍需浩繁之際何敢輕議豁除第靈邑士民身受荒糧包賠之苦逃亡日甚逋負日多若不急爲請豁目前以俟招來復業之後漸圖勸墾則荒地終無復熟之期熟地實有復荒

之慮逃亡逋負將何底止臣念軍需固當急籌而民瘼尤
宜軫恤臣身在地方目擊百姓疾苦不敢不據實入告仰
懇

皇上洪慈俯賜允豁庶重困之民不致逃亡而見熟之地亦免
復荒矣

請蠲第二疏

康熙二十年十月

巡撫董國興

臣查靈寶縣從前包荒地糧雖經全完皆係有司畏懼考
成嚴刑敲朴不顧窮民賣妻鬻子勒令包賠并希圖勸墾
紀叙罔恤民瘼捏具並無懸坐包賠印結以致百姓受苦

日深負累逃亡迨接徵各官又因連年兵餉浩繁未敢詳請除豁年復一年逃亡日衆逋賦愈多至康熙十七八九三年積欠銀三萬有奇節年 奏銷案內 臣與布政司郎知縣尙天祿等俱經 部覆議處 臣與司府等官非不自愛功名竭力督催該縣非不自畏叅罰多方徵比無奈地荒民逃迨徵無策經年累月並無報完此其當日捏報勸墾包賠荒糧萬難追徵之明驗也今靈邑包荒地糧雖奉部覆未允豁除但該縣士民身受包糧賠累之害萬苦難支見在子遺實望

皇恩豁免得以更生若將包荒無徵地糧不准豁除仍追貧民
賠納恐有地殘復行逃亡賦稅愈致缺額各官空受叅
罰終於

國課無補臣身在地地方目擊百姓賠累逃亡復據士民迫切

陳情與司府縣官復詳請豁不得不據實再請

皇上軫念民瘼 恩准豁除庶逃亡可冀漸歸荒地可以復墾
實爲培養將來輸賦根本之至計也

請蠲第三疏

康熙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布政司護理
巡撫事務 郎永清

爲備陳異苦情形懇祈據實籲請上便 國計下甦民命

事該臣看得靈寶縣地畝包荒錢糧懸欠前撫臣董疊據

該縣官民備陳包荒苦累情由業經兩疏請豁 部覆以

豫省勸墾地畝俱取有前府縣各官並里老並無包賠印

甘各結如果有包荒錢糧彼時豈不題明等因隨檄藩司

轉行遵照去後嗣據靈邑士民赴省哀控復請懇豁荒糧

又經前撫臣批司查議茲據該司詳稱當日原未取具里

長並無包賠甘結其出具印結者乃係報墾各官希圖邀

功捏造緣該縣有懸坐自首與捏報勸墾二項地畝均屬

無徵之數前任知縣恐錢糧數多格於部議止將懸坐
自首之地詳請題豁未將捏報墾地畝併申請豁
免因循至今百姓賠累難堪相繼逃亡以致康熙十七八
九三年錢糧逋負益多等情覆詳請豁前來臣查靈寶縣
包荒地糧前經道府親詣踏勘實在包荒地一千二百一
十八頃零共計荒糧九千八百六十二兩零節年拖欠未
完經徵經催各官節經叅處無奈地荒民逃追徵無策殘
黎徒受敲朴各官空被叅罰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此
項荒糧若不急早除豁仍累見在窮民賠納恐逃亡日甚

賦稅愈缺

臣

身在地方目擊靈邑士民身受包荒賠累之

苦伏讀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

恩詔內開康熙十七年以前民欠錢糧該督撫查明保題到

日豁免欽此是錢糧之拖欠在民者尙准保題豁免况

其爲民間節年包荒賠累之數敢不仰體

皇仁再疏入告懇乞

皇上軫恤民瘼俯賜允豁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題本

月十二日奉

旨依議

謹按蠲荒始末一編前令補齋江公精誠之書也靈邑當
包荒之餘幾至戶滿啼鴉爨益茂草矣公適當其際日慘
心傷以救焚拯溺之情發爲痛哭流涕之語一請不允至
再再請不允至三瀝血披肝 天閭啟關

俞吉既下萬民其蘇前此蒼蒼哀泣之聲頓改爲陶陶歡笑之

狀

潘遠

讀其詳疏激切之論不憚批鱗援辯之言勿虞速

謗竟得行其志而遂其請竊嘆斯舉之非偶然耳當日有
公之詳無府道司之轉請不行也即有府道司之請無撫
軍董公護撫軍郎公之相繼入告亦不行也同心同德上

下交孚嗣今著斯土者室家安集官斯邑者歲額全完曷
可忘

聖恩之浩蕩與諸賢之經濟也耶

濬遠

重修縣志凡流風善政

悉載謳歌祝頌之文爰備錄詳疏載諸簡編俾千秋萬禩
被澤者飲水思源居宰者採芝探木云爾

邑令霍濬遠識

狀

舉散騎常侍楊憑白代充兵部侍郎狀

權德輿

右狀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

以自代者前件官曠度偉才明誠直道卓爾山立不隨波
流自踐朝倫時推公器話言形於風槩聲猷發於事業庶
政根本在於南宮臣以庸虛五贊其職憑積望實未階茲選
物議時情共知不可輒量力以循分期類能以審官庶允
至公以明朝典謹錄奏聞謹奏

乞虢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司馬光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邱壟宗族俱
在彼中自先臣亾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守官未嘗
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墓中心念此朝

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授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榮幸然臣有此私懇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嫻吏事臨繁處劇實非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先塋或上件處所無闕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賜差除

乞虢州第二狀

司馬光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會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卽今有闕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卽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尙書省閑慢司局有闕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致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司馬光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會奏乞知虢州或主判

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情今竊知已降勅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局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倖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若俱無闕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書

答薛虢州謝石月屏書

司馬光

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並石月屏爲賦捧玩不勝愧
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非刻非
繪如秋過氣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寶
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致握中性
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
爲重賜謹當滕閱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瘴暑信後分想
休勝俗故匆匆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先輩注官甚便想
加慰喜末期接待倍希珍厚

啟

上虢州太守啟

宋蘇軾

伏審光奉宸恩寵分郡寄惟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權
凡在庇庥莫不欣怵切以宏農故地虢國舊邦周封同姓
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鶯花不讓於三川
韓公二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
溜灌溉之饒被女郎雲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座
金銅充牣諸邑良材松柏贍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
有道山之况魚肥鷗裕依稀同澤國之風自非巨賢不輕
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路之轉

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知府某官
學造淵源道升堂奧精誠盡天人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
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暫淹於百里朱旛聊寄於三堂
仰望精微俯臨民社命俟星言而夙駕思成久道化其民
某仕版寒蹤賓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
謂此時獲依巨庇惟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謠有隕自天
惟恐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辯

澗水辯

邑令
周慶增

舊志載宏農澗注出朱陽鎮藏牛谷魚腹寺之石窟中至縣西入河又載門水注引酈注門水卽洛水支流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不詳其方域蓋不知澗與伊瀍俱入洛而門水則獨自入河也攷書云澗水東以其爲洛之西界非謂水在王城西者俱可冒以澗名也地志云澗水出宏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澗池之間今澗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卽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澗池至新安入洛也又按地里今釋澗水出今河

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則澗之不
隸靈寶明矣又攷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此正與海經
陽華之山門水出焉相合傅氏寅曰余考門水下流爲鴻
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西入
河今檢靈寶四至詢之父老無所謂門水者知舊志所載
宏農澗卽門水也按是水從朱陽鎮來海經所謂陽華以
其在華山之陽故又曰華陽卽今朱陽也而朱陽西南界
連洛陸考古徵今是水之卽門水又明矣乃舊志不審澗
字爲門字之誤而以洪門堰近因訛爲宏農澗又不考澠

池東現有新安城因地志澗水出新安乃於沿革內漢徙其關新安以故關爲宏農郡卽注以澗得名是竟以新安爲靈寶矣安得不誤門水爲澗水乎余叨邑宰於郊圻封守有申畫慎固之責故於二水相去數百里訂其入河入洛之異以証舊志之外誤冀爲博雅之助云

老君原辯

卯顯極

志載老君原在縣東南三十五里上有老君觀傍有塚曰老君塚攷李耳自柱下西遊至函谷尹喜迎入關著道德經於大河之濱卽今縣治之北所謂老子故宅老君原離

舊闕三十里山不甚高而層巒崇阜或亦仙翁所棲止者
故後人立觀祀之其傍之塚相傳爲老君埋骨之所考老
子著經後卽西度入流沙不返曾經過雍州講經於蓋屋
縣今尙有講經臺此地有塚信以爲老子真死矣然則講
經者何人人流沙者何人所埋者又何人乎所謂塚者特
以土阜似塚且在觀邊故土人訛傳耳又有恠誕之論謂
老子能化身此羽流欺世之言吾不信也故辯之

考

秦漢函谷關考

杜勣

世際昇平重關無戍况函谷近在中州不煩守備秦漢故跡久漸頽湮雖生長函谷間未易備道其始末蓋天下之平久矣然考諸史冊其詳固有可言者古函谷關在桃林故城之西南十里昉自周室世稱柱下史老聃過此關門令尹以望氣識焉乃著道德經五千言至今相傳有著經處卽此地也周衰秦窺天下增修函谷以爲保障西據高原東臨絕澗南接秦嶺北塞黃河其地多深山大谷一人守關可以當百由是函谷之名遂雄天下漢興遷山東豪傑於關中以爲帝都關以外間分諸侯王故其時處關內

者民以爲榮樓船將軍楊僕起家新安以關外恥焉乃請諸朝盡捐家貲爲關於新安此秦漢函谷所以異也函谷據秦晉咽喉爲中原必爭之地當七雄并吞時秦甲出函谷動稱數十萬函谷左右無寧日齊孟嘗以鷄鳴走函關怨秦嘗率齊師及韓魏抵關報秦秦割三城以講百姓憊焉秦亡項羽挾章邯入關至新安夜坑秦卒二十萬諸侯從者十餘壁莫敢正視虜劉更甚自漢高帝諭關中函谷四百年吏民安堵迨其衰也諸侯並爭曹操嘗以鐵騎數十萬西討馬超命許褚鑿道於函谷舊關之北十里濱大

河以轉運騷動極矣民生其時何其慘哉今天下一家金城萬里函谷關僅存許褚所鑿故道及新安楊僕所建遺趾而秦關舊蹟無復存者自非考諸史冊烏能備其詳哉詩有之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蓋傷古跡之不復見也過函谷者能無慨乎然吾謂關之廢其即世之盛也與

四樓考

卯顯極

按西樓在虢城虢城歷代更置不常而名亦各異至隋義甯三年始置虢郡唐改置虢州五王互治盛極矣西樓之建應在此時樓在州城上即古所謂躡譙也或曰在城外

爲遊人請讌之所又曰卽紅亭驛是唐人所謂西亭者以
余論之唐至今千餘年虢城僅在頽垣卽有殘碣亦風雨
剝落不可辯誰復摩石而識前朝者乃靈志尙載西樓而
西亭不與焉史闕耳地亦有幸不幸焉覽舊志謂西樓在
虢州城西以昔人有只上郡西樓之句故誤爲在城西不
知卽郡城西樓也按虢州故城西出不半里許卽西原卽
西坡坡半置紅亭驛唐人所謂西亭卽西原驛路挂城頭
處也餞客遊宴往往於此豈復置所謂西樓者爲遊人地
乎及讀賈島昨夜北樓虢城初鎖之咏則知島在北樓不

得出讌三堂之勝觀此則郡城有北樓而西樓之爲郡城西樓不待別攷而知也而今則魏城已毀西樓西亭與三堂同在劫灰中陵谷遷變世代使然獨紅亭驛竟不得與西樓三堂同載邑乘又何由而憑弔乎作西樓攷以俟後之君子稽古而論定焉

贊

老子贊

明王世貞

昔有柱下微言五千吾師歎之其猶龍焉專氣致柔嬰兒以全不爲物先物莫敢先請謚曰敖厥敖在元

韓楷贊

韓一作張

前人

河南公超棲放自遂學靡不負徵聘皆不至就除平陰令三日視事棄官而遁學者隨之所在成聚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策拜光祿大夫辭疾不起束帛元纁郡守遣致優游杜門樂以卒歲

前將軍漢壽亭關壯繆侯贊

前人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城一師
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公則奚愆精誠
所鬱金石失堅川停嶽摧風車電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
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父

前人

纂漢者瞞也賊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也

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掖七軍

六師隨厄使永安之艮不在許昌而全公安妻與之

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牋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
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峙
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
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序

有夏大夫關公碑陰序

張

謂

唐人

禹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於人心爲虺爲蛇如豺
如虎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昆吾因之以妹喜匹夫
醜夏多士懷殷萬方囂然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

謂爲臣之禮不擇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
賈禍國蹙時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徼福里迂車
遠恐其效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藥進苦
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身可殺也不可撝其忠義夫
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位卑則跡遠祿
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可也迹遠則生重於義
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族捨生卽義賢哉且伊尹之遇殷
湯也賢與聖合之聖賢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
夫子之逢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

所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之初
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建元勳諸侯
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亂國淫刑朝行斧鉞
之誅夕覩市朝之變千載之下九泉之上殷人比干携手
而遊耳嗚呼先王納諫而昌當其昌也忠良勝於邪佞及
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審於行藏豈徒
然哉蓋有以也

觀民樓頌序

賀賁

靈寶古虢國也其地爲天下要會文武周召循行而營治

者於今有遺跡焉桃林之牧甘棠之吟其國風民俗熙皞
泰和宛然在目繼周而秦其政乖其民流迺函谷關門遂
爲諸侯畏途楚漢唐宋雖代有沿革而皆以形勝日尋干
戈民不見德志乘可考也明興二百餘年休養生息漸爲
樂土先達如許氏諸公英賢輩出樹勲王國後先相望人
傑地靈而靈寶之名重天下邑城舊有東西南三門門各
有樓皆通衢惟北城外邇黃河多荒莽無門與樓其內卽
邑長公廨前爲琴堂爲鐘鼓樓頗快仰止論者謂目前明
遠而主座後依負未稱宜於北城倍增高厚爲臺爲樓以

重居守凝風氣顧前此事因循憚勞費闕焉有待邑侯王公敦大明作蒞任甫年餘八政咸修百廢具舉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當道者且屢檄督修城垣公慨然以樓爲經始畧基址程土物量工命日西屬三尹霍岡趙君專領其事力以募傭材以計會不煩閭里境內晏如公戒勿亟而澁旬之間樓已屹然告成矣基之廣袤十六丈皆縶以磚石樓高三十六尺曲棟重簷規制壯麗輪奐翬飛歡頌同聲具瞻有美侯覽而樂之題其上曰觀民樓余不佞乃屬爲之序於乎余觀於樓之建而知公體國之深也觀於樓之

名而知公觀民之至也夫樓於吾邑弗可已也弗可已而已皆以傳舍視官者也公身任其事於吾邑大有造焉非誠心體國者能然耶樓遠於民者也遠於民而以近之民其如樓何哉公不以登眺娛樂爲意而惻惻焉惟民之察是公之志常勤乎民者也體國忠也勤民仁也前乎此而侯者當於公之樓而讓忠焉後乎此而樓者當於公之樓而推仁焉公其功大而德遠也哉抑吾於公觀民有感焉山川在望風土依然此非分陝之地二南之國耶耕食鑿飲于于誦誦非文武周召之遺民耶今聖朝圖治比德成

周公以安民爲職登斯樓也時而省之將祁寒暑雨惟曰
怨咨者乎將騶虞鵲巢室家胥慶者乎將必以關雎麟趾
之心豳風無逸之政循行勞來使民爲周召之民者乎易
曰觀我生觀民也其斯之謂與由是而觀國之光用賓於
王中正以觀天下而公之名世且將爲天下觀矣豈惟觀
吾邑之民耶遂撰次其事而終之以頌頌曰奕奕靈邑背
坎面離三門聳峙惟北迺卑占之卜筮揆之人謀僉曰剏
建風氣攸宜英英我侯超前軼後爰度爰咨事若天授崛
起崇樓霧滃雲奏千里具瞻萬民庇祐公曰斯樓觀民斯

取民之休戚惟吾所觀所惡勿施所欲與聚民不二南何以報主二南維何甘棠有歌我觀我民有用咸和後有觀者民福孔多於萬斯禳樓頌無磨

創立西關集市序

邑令江 縻

靈寶隸河南府在郡城之西徧蓋古之名勝也虞夏屬豫州殷曰桃林周克商偃武銷兵放牛於桃林之野至今載諸武成之篇漢以澗更名又曰宏農郡歷代沿革不一統轄各異迄唐天寶間獲靈符於尹喜故宅遂改曰靈寶焉靈邑面山背河右控函左控嶠爲河南一府之鎖鑰而實

中州一省之藩垣也方隆盛之時萬家烟火千里桑麻可不謂熙穰者乎至明季疊遭兵燹蒨屋變爲瓦礫闐闐化爲萑莽矣自我朝定鼎後雨露天高恩波難徧而鬱葱佳氣至今未復於民間是豈地勢之興替或有天意行乎其間歟抑亦因人事爲之盛衰也雖然地勢衰則人不勝天雖畫棟朱甍悉成荆棘也勢旺則天亦順人雖頽垣敝井盡起閭閻也余自庚申八月蒞茲土庶務更新百廢具舉而城郭以內萬瓦鱗鱗東南關廂亦皆比屋而起鷄犬之聲四境皆聞惟北關以外係河地而西關以外盡荒郊

昔之日中爲市懋遷有無化居者僅遺址耳余於是招集
哀鴻安插黃鳥捐資解俸創爲民居而願受屢以爲氓者
踵相接也按西城關廂尤當西北之孔道西出闕境直達
秦關北渡黃河卽通晉省而雍冀二州之商賈擁車牛而
邁征者莫不輻輳於此焉夫八政以食貨爲先六府以土
穀爲重而太史公亦專列貨殖爲傳蓋甚重夫財貨之流
通也古者噐用珍寶不集不可以爲國璆鐵銀鏤砮磬熊
羆狐狸織皮產於北而輸於南瑤琨篠簜齒革羽毛純幹
括栢漆臬絺紵產於南而輸於北禹貢具在自古爲然其

中千里間關烝徒信宿豈能裹餽糧而戴星行露乎列肆以待行旅如歸是爾小民寅賓之誼而正爲民牧者柔遠招徠之徽猷也今爾民以勒石來請余特書此以授之但捐俸固在本縣而營度在爾衆民其原有屋基之民清出舊基葢造房舍其原有屋基之民而不至舊基起屋者竟許他人葢造房舍雖有原主再至亦不得過而爭競焉尙其百堵皆作鼙鼓弗勝共爲太平之民相友相助嬉遊於堯天禹甸之中而可耳

瞻紫樓序

邑令

霍濬遠

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首春余奉檄修理名勝古蹟郭外有
瞻紫樓遺址僅存斷垣殘碣而已斯樓也蓋因古函關之
前有望氣層臺乃仙令尹喜之所登以望老聃者厥後關
門改闢臺亦移置以志芳躅於不衰樓當通衢自東遞而
西轉折而南行旅驛傳必經其處詢之故老云曩昔官道
夾植緋桃仲春花開爛熳直走潼關延袤百里一望如朱
霞如紅錦桃林古驛職此名也臺占平原之中纍篋而就
縮三丈六尺環橋以通往來橫較縮濶一丈其高五尋有
綬可躋露頂可坐東則城南原有真武宮在焉西臨黃河

金沙激湍可挹而酌南名掛榜崖陡立正直相傳青鳥家
相度每逢懸崖開溜邑人必有登甲乙榜者往往有驗北
爲老子故宅此四望之大概也湯湯宏農不舍晝夜衆山
水發則汪洋澎湃漶漫潏沸一望巨浸斯臺宛在中央然
有大河以受之不足爲害澗之南稍西函關竝立再西不
過二里卽當黃河之衝其上則建夏后王祠與晉之芮城
高岡禹廟相對峙誠哉天造之險也俯睇平疇周藝萊菔
瓜壺苴茶菠菱芫荇青葱紫芹芥韭之屬四時相續柔青
嫩綠淺碧淡黃綽有野趣邑人之所以給朝夕者於是乎

賴炎炎赤日旁午轆轤之聲不絕於耳乃老圃園丁之汲水以灌溉也嗚呼菜羹蔬食豈偶然哉日之夕矣雉堞參差伏西北隅白楊翠柳襍以椿榆薄霧濃靄與城市爨烟相凝結雖方里之城而樓閣隱見氣相鬱郁洵足觀也若夫秋夜巡警登眺其上天氣爽豁星辰散落南箕北斗若可扳挹者家雞多露栖冰輪既上則長號齊啼遠近相倡和風高露重侵我衣裳而塵埃俗吏惟此片刻襟懷堪與清風明月相酬耳栩栩若自得爰書之

舊志序

順治丁酉孟夏

邑令 梁 儒

靈寶古桃林地，在豫州境內。任土作貢，見於夏書。其風俗民情，典章文物，則備載於志。天運有平陂，往復人事有窮塞。通變時世，易而志亦因之。明以前世遠年湮，無可考矣。近學博李君得舊志於張楊兩生，傳示余。乃嘉靖乙未前，令苟公所重修者，字僅可讀，而其刊已燼。迄今百二十年，往矣。隨時記事，尙有踈畧之虞。况此百餘年間，掌故無人。一旦欲續既灰之燼，卽極力搜索，安能免掛漏之誚乎。余憤如蔣卿鍾似董伯篤，書日給不暇，敢云著作。但念邑不

可無志猶國不可無史家不可無乘也用是退食之暇留
神考究疆域封守之仍舊者幾何式田賦丁徭之變易者
幾何則供應裁扣之盈縮者若干欵賢孝節烈之表著者
幾何人以及兵燹災害之所由來地荒民亡之所由致按
舊志綱目稍更次之各綴數語於條例之下至

國朝之掃寇氛靖民難除荒地之徵削丁丁之役蠲逋賦赦

膏災拯湯火而厝衽席悉詳列而謹書之凡數月而稿成
雖未必該載無缺而百餘年之興衰利弊典章文物亦庶
幾得其大概矣然猶有利之所興未免爲害之所伏者如

荒地雖除尙有新絕之糧累民賠補屯衛雖裁尙有境墾
之瘠無人墾開舊日秋糧條編折徵而今有臨德轉漕之
累他如驛站之協濟而供應煩戶口之人丁減而食鹽倍
凡此皆昔之所易今之所難利之所興卽害之所伏者也
去害莫如盡力所得爲者不敢不勉分所不得專者以俟
後之君子可也若云此志變通可久則吾豈敢

舊志序

順治庚子仲夏

邑宰

宋騰鯉

今海宇奉

詔徵書四方子史志集咸得貢諸

朝以備典要天下郡邑雖各重加修纂而於訂古証今典則精核未免闕如也天中稱文獻之藪荷憲臺之洞鑑指畫靡遺凡我下邑斯有宗主靈寶古函谷關桃林重地邑志湮燬殆久於酉年賴前令冢侯重修刊輯固已明備又奉憲式益加精確其以羽翼

國史何多讓焉今夏鯉叨任斯土適遭其會久爲不世奇逢遂開局遴輯爲更新之期與前志稍有裨益以無負

朝廷輶軒之使亦無負憲臺裒輯之意而紀事編形刪煩就

簡務使文省於前事增於後以備

聖天子他日省方察俗取諸半部而丁戶之損益土田之磽沃
厥賦之上中以及原隰之輿衍而知勞逸勤思驛遞之殷
繁而念元黃况瘁山骨之荆榛而憫仳離逋負一一如指
諸掌抑且貞廉孝義益教化振來茲以扶進風土而獲邀
御覽上蒙燭照者未必不本諸此也古先王陳詩納價無非欲
得民情而用之志之所紀民情大可見矣設教而綏乂之
則今日之風行與司憲之鼓勵於是乎在若夫境內事蹟
前志已悉何容輕置一喙是爲序

舊志序

康熙二十九年

邑令

霍濬遠

濬遠不敏承乏茲土自己巳仲秋至庚午孟冬屈指期月有六旬矣 國計民生之務皇皇焉凜凜焉惟懼負

主恩之高厚

上臺之栽培一寢一食曷敢自卽於安時逢雍

協文治宜昭萬國咸康車書一統輯瑞而彰教者海外絕域罔不率俾振古以來所未有也竊思我

皇上御極三十年來生聚教養至周至渥起視寰區土田

風俗人文日增而日盛者普天率土莫不見聞然所 徵往而憲來者必取乎志以是

命儒臣特修一統志行且告成 大中丞閩公開府天

釐舉亦以志書爲未備檄行各屬續修濬遠捧檄竟讀欣然喜復瞿然懼按舊志修於

皇帝之十有四年遡厥紀歲迺在丁酉越五年而濬遠甫生今得洺斯邑而理其疆閱其書景先哲數往事不勝遺缺之感又自慚愚陋未克勝任荷大中丞頒畫一之規定簡要之矩因義起例條理井然遠也敢不黽勉從事夫一邑之境鱗次牙錯廣袤縱橫各有定額故以總圖首焉隨刊莫定有異名而無易界此坤厚之貞觀也故志沿革星躔以備休咎勿以彈丸而遺故志天文分疆畫界尺寸莫

逾而方位接壤遠近是計故志四至城池以衛倉庫學校以篤人倫村落星羅市鎮碁布橋梁以通往來渠堰以備蓄泄官署坊表以及祀典里社皆政體攸關故志建置名山大川肇自兩儀初闢雖陵谷有時推遷而孕秀毓靈者惟在高深故志山川代遠人遐幽竒未泯芳踪偉跡感慨繫焉故志古蹟儼薄者可化以敦龐頑懦者可導以廉毅奢靡者可齊以儉樸剛戾者可養以謙和誠哉禮樂所能移易故風俗不可不志也在土作貢樹藝異宜天喬動植民生所用故土產不可不志也汲塚展邱千秋憑弔秦碑

漢碣風雨催殘以及唐陵宋寢斷隴荒墳有不與寒烟衰
草同盡者故陵墓不可不志也琳宮梵宇或屬舊基古剎
祗園多由勅建故寺觀不可不志也覈則壤之肥磽程稅
糧之輕重其間增減因時徵科有候此載在天府上於司
農賦稅爲尤重也則志之召父杜母奕世謳思甘棠官柳
未敢攀折以一身之臧否爲百姓之休戚職官又爲重也
則志之聖賢垂範模於天壤豪傑立事功於當世他如甲
第明經固足徵人文之蔚蒼非徒爲鄉黨寵光人物在所
必書也故志之若先達之居停高人之至止流風餘韻猶

有傳者至孝義節烈天地正氣耿耿不磨卽逸民技士亦必有所挾持皆當與人物連類而志者也清言麗藻以繡口而傳錦心高文大篇本經史而拓議論長歌短咏具見性情古調新聲動關風雅不志藝文何以傳後乎至於災祥雖天道之吉凶而修省乃人事之趨避亦在所必附焉綱舉目張振裘挈領若非 大中丞之章程敢易言纂修哉濬遠渺見寡聞詒誚匪細於是廣蒐載籍博訪遺編詢之故老質之輿情敦請一二淹雅之士考訂商確繁者芟之畧者詳之缺者補之諱者明之紊者理之訛者正之續

者增之凡五易稿三越月始成書進 大中丞而筆削之

以述往事昭來者於是乎在適 郡伯汪公木天仙吏國

史鉅才出守名區更化善俗草創既就敢請刪定以襄盛
典濬遠亦得竊步後塵藉以不朽何幸如之夫宇宙大矣

蕞爾之靈何殊泰山之撮土九牛之一毛然幅員之廣郡
縣之積也山川不改人物依然閭巷之歌謠可供輶軒之
採侯尉之出產亦充太府之藏安在宏農下邑致嘆於文
獻之無徵也哉是役也重繙舊志敢云踵美而增華繼晷
焚膏自喜析疑而傳信請詳定本捐俸鏤刊庶幾附名賢

之後以備遺忘而已若夫教養安恬風醕俗茂則有待於後之君子

舊志序

康熙辛未孟夏

邑令

江 繁

在昔洛邑未營而桃林之名已見於周誓厥後柱下東來薛公宵度指數百二首重函關即合六王之力卒未聞挾泥丸而封之形勢所傳由來舊矣沿革代殊廢興遞變上下二千餘年所爲盛衰升降之故惟賴紀載之力始足以述既往而詔將來余嘗三折肱於茲邑矣存者民散土荒逋賦數萬展轉林累日就流亡鳩鵠餘生庑羸待斃而正

供之外又迫之以菱芻羽檄星馳巧炊無措心傷鄭俠難
繪安上之圖才媿陽城自分催科之拙顧茲墨授輕若鴻
毛而私念平陸牛羊一旦立而視死則距心之罪不幾與
持戟者等哉賴

聖天子在上俯念民依一時當事諸公莫不留心撫字勉從所
請始得蠲除余蓋三次繕詳不覺淚盈盈出於紙上也痛
定思痛輒欲編輯舊章網羅佚事條核人物審定風謠以
成一邑之志而簿書執掌尺幅非長考獻徵文缺焉弗舉
今霍君來尹茲邑也政簡刑息物阜人安乃以文章緣飾

吏事承 中丞閻公續修志書盛典殫心綜覈銳意蒐銓
因革損益有關於民瘼者必書孝義忠貞有裨於民教者
必錄凡人材之消長習俗之醜駁山川之險易幽敞風氣
之燥溼剛柔戶口城郭賦役兵刑之衰旺堅瑕繁簡得失
無一不考列精審裁制宏通綱舉目張星分川布徵遠古
則委曲如存語近今則鬚眉可鑑讀者疑爲踵事增華而
不知其創也疑爲分曹開局而不知其獨也疑爲積月累
歲而不知其成於一時也博而信簡而該後之吏茲土者
披志而洞登耗之情狀尋利病之根源講興革之事宜圖

補救之實益陳方發册直將比諸格人典型煥鼎運而俟
輶軒稽方聞以遵王路無憾矣今

聖作物睹薄海內外文治蒸蒸太和溢而芝菌生山澤通而雲

霞爛鴻文鉅筆其猶慶雲朱草之瑞世者乎古者祥瑞見
於其境則長吏賜金增爵斯亦霍君對揚景命之休徵矣

舊志序

乾隆十二年

州牧
宏農籍龔崧林
本姓楊

靈邑古桃林地漢以後爲宏農郡唐以來爲靈寶縣洎入
國朝雍正甲辰以前隸河南郡乙巳後改陝州爲直隸而靈
與閩盧三邑屬焉先後隸屬不同邑乘亦當有別又凡事

體人物之有關政治風土而不可磨滅者尤宜及時編輯無容聽其湮沒而不彰歲乙丑冬余奉

命來守是州下車後諦視本州暨三屬志書率皆康熙年間舊帙越今數十年來未有爲之載筆者以是

朝廷之良法美意列憲之善政善教以至士夫匹婦忠孝節烈之行多不及表章以爲出治宣猷訓俗型方之助竊不自揣輒欲取州志更定之以爲屬邑倡適 藩憲趙公檄

州郡重修志 監憲張公又爲詳示領要俾有所稟程惟

時余旣受教裒輯州志蚤夜不遑而前靈令華容周君亦

悉心蒐訪屬有成稿會移任泌陽去攝篆江夏王君踵事而脩飾之丁卯夏六月萊陽初君調至靈復加較訂上

其稿於州余繙閱之見其綱舉目張條分縷析舉夫良法美意善政善教忠孝節烈之行靡不犁然畢著於一編之內今而後隸陝之靈邑始有成書矣且是書非獨以資考據備觀覽也按其紀載可以隨事制宜因時布政於以導揚雅化使是邑沐膏被澤返樸還醇復古宏農之舊則所裨於治術者良非淺鮮也是所望於自今以往之司土者

舊志序

乾隆十二年

邑令

周慶增

周官外史掌邦家之志所以備一方之紀載凡山川土田物產人文悉具而一以政事之得失風俗之美惡於是覘焉志之所關鉅矣乃當官者往往以簿書爲奏最而於志事多闕焉勿講豈非以無關考成遂漠不經心歟靈邑爲古宏農地中州以西繁會之區也凡邑之瑰偉奇特前志雖具經五十餘年未有嗣而輯之者其間興廢沿革於夫縉紳仕宦之偉績忠臣孝子義行節烈之潛德幽光幾何而不淪沒於流波逝水耶余以乙丑仲夏筮仕茲土政事之餘每仰俯川原周咨父老南望秦嶺峴繞之壯麗北顧

黃河澗谷之灑森未嘗不歎爲雄都名勝之區由是甲直
臣之墟溯猶龍之窟孤忠秘錄燦然如日月經于江河行
地近矚何許李楊諸先生之聲施則又景老成而深典型
之在望也至於幅員寥廓鄉邑參差人物之充牣舟車之
輻輳竊惴然有撫巖疆控百二之懼焉幸本道張公本州
冀公皆江左名儒朝夕提命俾獲地方甯輯奉職無愆兼
之時和歲稔民物恬熙方欲冀百度之聿新而一一可次
第修舉也適列憲以志事檄行而本道本州復爲指示要
領余既親承大雅用以厚自淬勵急圖所以趨繩就墨者

爰取志事進紳士而斟酌之網羅記載採輯舊聞惟是五十餘年之物情時事莫不奮興勃發於楮墨間一時編次則有華容敖子啟潛分校則有李子熙鐸楊子浩許子鵬扶王子曰智王子家瓊經紀司事則有許子乘泰陳子所習卜館桃林書院始於十年九月首輿圖次建置次職官次節孝次藝文凡六卷乃稿未成而余適改調泌陽爰令司書者草成一冊屬署任吾楚王君爲之續成其事庶可付剞劂焉余因之有感也余於靈纔二年耳而五十餘年之事蒼萃於刑錢紛雜之餘凡學校衙舍城垣及地方機宜

孜孜矻矻一切綆短汲深草草未竟而又猝焉舍去何緣
之速也昔人謂周禮一書爲天理爛熟之書元公未及施
行者又謂冬官爲後人所附益余是稿也人官物曲不審
位置頗安與否然而此物此志余與王君於翰墨中當別
有天外緣也馬首南征河梁攜手臨歧一卷珍重千秋上
下五十餘年余之心情猶依依於函關秦嶺間耳

舊志序

乾隆十二年

邑令

王道暉

邑之有志由來尙矣靈邑處豫省之西陲函谷洪河倚天
拔地名賢傑士鍾秀毓奇其間山川之壯麗人才之俊偉

以及物產之豐饒方域之袤廣星野之燦列風土之變遷
制度之沿革政事之可法可傳文章之空前軼後洵稱物
華天寶人傑地靈載在舊乘班班可考雖出蟠際之凝成
端賴人事之輔相則修舉廢墜相繼以守此土而共勦厥
戾者勿庸諉其責已粵惟舊志之成在康熙庚午之歲迄
今歷年五十有八其間人才蔚起德政貽休以至孝子義
行貞女節婦可傳不朽者不知凡幾且文增事減搜羅豈
易蒼萃殊難實深人以抱殘守缺之憾也吾鄉寅友華容
周君以孝廉筮仕於靈適奉憲檄重修志乘周君曾延一

友爲之纂輯公暇多事叅稽起例發凡幾經酌定將付梨棗矣適以量移泌余蒙 憲委攝篆於茲公務甫畢臨歧

執手諄諄以續成縣志爲囑余不敏何足以當之顧念善作者必需善成善始者尤貴善終用是不敢避續貂之嫌而敬抒一得之慮於其文之缺者補之繁者芟之錯訛者正之遺漏者另爲搜輯以增之反覆周折經數月而始成書凡夫宦蹟人物可以資觀感而興起山川藝文可以備憑弔而折衷天文分野可以通幽明而觀法象疆畝秩祀可以循阡陌而薦馨香貢賦土宜可以知則壤而章物采

者無不燦然畢具義明而備詞簡而該由是播諸一邑而俟輶軒之采周君重修之心其克慰也乎夫稽典章而思修繼有土者之責也莫爲之前雖美勿彰莫爲之後雖盛勿傳京兆五日庸敢自卸如謂追踪東里夙稱博雅掩人之善以見己之長也余則何敢

舊志序 乾隆十二年

邑令 初元方

歲丁卯夏余自泌陽調任靈邑會前任華容周君暨攝篆江夏王君相繼修邑乘甫脫稿未付剞劂余因取而校讐之再閱月書成將授梓邑紳士請序於余余唯是書爲周

王君承■列憲之意所有事余何敢以一日之勞掩其積
時之力第兩君之書垂成皆未竟其事而去余適至靈得
定其先後之序訂其亥豕之訛使後之覽者謂今此之志
實經三人手而成由是溯兩君因並及余固亦余之所欣
願也雖然兩君以未竟之事遺余即以克副其事者遺余
矣以未竟之事遺余而成之也易以克副其事者遺余而
爲之也難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
爲則今者宰是邑而觀是志其容視爲尋常之記載云爾
乎觀天文則當思感召疆域則當思保障觀賦稅則當

思民力觀人物則當思作興觀宦蹟則當思媲美之何由
觀民風則當思化導之何術循名責實雖朝夕殫心以求
不虛是志猶恐才力卑薄不足相副敢以志之成於旦暮
謂可以塞責耶若徒置之案頭僅供記覩覽其圖物用佐
咏歌此文學之餘事騷客之間情轉有妨於當官之職守
固非列憲檄修邑乘之意並非周王兩君所望於後來者
也於是因紳士之請書余自勵之說並諸簡端云

虢州三堂記

唐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螭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
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
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螭乎高齋清地其所以宴息乎
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
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非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
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以明
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亦實垂
訓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魯用王禮棟宇

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鐘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尋深入重扃迴塘屈盤杳鳥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就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折岸蒲鳥織沉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奇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蘂雪飛泝泓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蔭於是乎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藹

沈沈皓壁如霜羽扇不揮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
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闕
而來於是乎茲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
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
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彤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
堂虛白於是乎置酒褰帷凭軒倚楹瑤塔如貞玉樹羅生
自暮天霽雲開月明冰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
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逸曠之域不出戶
庭而獲江湖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

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於廷臣由是南陽張公輟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閑人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闔然日章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於三堂見知惟文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觀清淨爲政之道

老子故宅碑記

元高凝

老子法崇太古尙簡質者也太史公曰李耳無爲自化清
靜自正漢之時孝文皇帝始敦尙其說躬體元默勵儉素
致天下富殖囹圄空虛俗耻浮僞斯其可徵著在史冊若
夫九丹八石玉醴金液絕穀變化役使鬼神之術迺方外
學罔或可迹靈寶俠屬縣古桃林也縣郭之北澗黃流而
倚原阜南望函谷有古道觀焉石刻曰老子故宅道士許
姓真號者主之按老子楚苦縣人周守藏室吏也嘗去周
西至函谷關吏尹喜強之著書唐天寶元年元宗於函谷

闕尹喜故宅求老子所藏靈符得之遂改桃林曰靈寶用是知茲地豈尹喜故宅老子著書所也世謂老子宅者殆必始於唐蓋以求符改縣之誤不必多辨然唐世祖之至追謚混元尙德皇帝好事者尊崇是道以神其教者之所爲也大元元貞改元之春安西賢王北覲還道靈寶微服踵此遺中統寶鈔三百兩俾充琳館增修蓋是觀老子之所寓止畀付指授元教之所發跡固道家勝地千古奇遇居之者必將有觀感興起一振玄風爲天下斯教祖源以訂無爲有爲之本旨會將見雄樓傑閣彤庭絳臺倚金壘

碧麗乎日月灼乎雲霞鰲斷而山崎輦飛而天蔽爲天下
壯觀固當有待恐非崇古尙質之謂而識者蓋未取也道
士許懇請誌諸金石以彰賢王首事之美禮曰大輅越席
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元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
斯皆賢王所取乎老氏者爾非然我國家化理清明方堯
舜三代之道是務甯知慕方外無迹之學乎王以介弟之
貴藩寄之重富通帝室能取儉素自節誠皇元本枝百世
之福也於是乎書

重修夏直臣關公祠堂記

進士

熊正德

世之忠於君者有能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亘古至今數人而已蓋愛生惡死者人心之所同也况夫身體受之父母必全而歸之斯爲仁故狐死邱首仁也然君臣主義事君能致其身斯爲盡臣之道故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服勤至死則一而已夫以六尺之身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斯無愧怍於俯仰之間矣苟惟貪生惡死於諫君也不能犯顏以格非撻鱗以觸諱逆耳以攻其惡雖能偷生於一時夫豈臣子職分哉抑觀古之謇謇諤諤者真爲門墻之罪人宜乎後之聖君賢臣於前代之忠烈者必表

而出之廟而祀之也有夏關公龍逢諫而死者也按之載
記夏之末造海內諸侯叛桀公引黃圖以諫之桀焚其圖
而殺公蓋公之忠肝義膽生則貫日月動天地公之忠魂
義魄死則以銷金石而不磨銘霄壤而不泯者陝郡靈寶
之南古函關之西有其墓而無其廟宋紹聖四年知陝府
者龍圖游公握憲節於此邦始建祠堂焉通判陝府通直
張公諤暨縣官李公由頤輩與之立石以記之日月逾邁
風雨飄搖祠宇甯免頽壞矧中州之地薦罹變故燬於兵
者多幸而有可攷者獨其碑之僅存今天子踐祚初年首

飭明詔申諭郡國凡古之忠臣烈士載在祀典者令所在官司重加修葺廟宇歲時率吏民致祭欽此惟謹大德四年秋本邑尹黃國用主簿張翹典史劉禎奉州倅劉君從禮一言愍闕公舊時有其碑而無其屋於是僉議於舊碑所仆之所邑之東門外百步許道北卜一所焉重建祠堂暨舊碑而置之屋壁每歲率吏民歲祭於祠以奉明詔崇明祀也乃屬予作文以記之予何敢贅辭然予觀古之忠烈如關公者其不一二人公獨表於夏之一代至商而後有比干馮孔子以仁許之夫事父而有涕泣之諫人子之

不幸也事君而盡訐直之言至於殺其身而不顧亦豈人
臣之幸哉顧義而不顧身也厥後漢朱雲盡忠天子欲斬
佞臣則願從龍逢於地下而與之遊唐魏徵以龍逢已櫻
禍誅君陷昏惡亦臣子之不幸也所以願其君俾之爲良
臣無俾之爲忠臣也夫以成帝雖非賢明之君然卒於留
折檻而不加葺以示當時直臣之旌太宗真英主也而不
能無會須殺此田舍公之意而形之言漢唐之君是非得
失之相半徃徃皆然未有如夏商之季其無道之甚也此
龍逢之忠自比干之外無與比肩而立者也宜乎盛德必

百世祀昔日墓存而廟未建已廟矣近代碑在而廟不存
今重建其堂而文之石仰盼游公輩於百世之上可謂有
光矣予敬據其事之終始而爲記庶後人之過其廟而誦
記者足以激勵感發作興於數千餘年之後夫豈不能盡
忠事君如公者哉不然則依阿苟容以明哲保身藉口予
恐闕公笑人於地下云

龍逢塚記

明秦時中 邑令

正統辛酉春予始知靈寶暇觀桃林誌載厥塚去縣治西
南一十餘里在焉感而嘆曰昔聞其語今見其實何其塚

久獨高而不隨風雨之平哉因事經瞻塚列三四亦無石
記詢之長者此地惟一塚最高者是雖出遺言固可徵信
而未免疑於是敬率僚屬造厥地卜筮攸同方釋中疑肇
築垣植木記石道側題氏名塚大書深刻俾仕者經觀不
勝感激而自愛夫賦畀之重不致苟圖祿位以貪生焉且
生與死對死生亦大矣當桀之時伊尹既退面折者觸雷
霆之威廷諍者犯千鈞之勢同休戚者孰肯爲國爲民而
直言哉惟龍逢以剛大正直之氣懼乎夏道之不興禹祀
之不繼而臣子職分隳焉想夫慷慨有餘氣象充然披露

情慄直達其隱於冕旒之前効竭忠誠明指其事於廟堂之上斯時也滿腔之內所存者純仁也極口之所言者惟道也何暇以死生計念慮而避鼎鑊之威勢哉則忠肝義膽照耀古今使人景仰於悠久矣然龍逢見殺在當時廷臣大小百職事若從容無隱同出一辭必無皆殺勢庶逃南巢之放而衆庶卒莫敢言此龍逢之所以爲龍逢也宜矣使用其言必先用伊尹而去妹喜則夏道復興誠易少康崎嶇離亂之間多矣而履癸修德固不及成湯尙冀庶幾太甲者歟卒惜夫忠言讜論一則不勝乎暴戾頑狠貪

虐荒淫之素一則不抵乎傾國瑤臺肉山酒池之娛此桀之所以爲桀也亦宜矣或曰龍逢沾名歟夫事君以不欺爲忠豈顧其榮辱哉又曰龍逢過中歟夫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夏道將墮而扶持尙慮不及豈有過之者歟不然以忠心爲忠中立而不倚者國無道至死不變信矣使過於忠當時成湯不必使人哭之後世朱雲不敢願與同遊予謂其適中者龍逢也忠君者龍逢也志節梗卓窮天地者亦龍逢也或人信其然矣噫仕者吾道之表有言責者固宜盡其忠君惡未至於桀不可用欺心以激諫存心未到

於龍逢不可托斯人以銜直

創建城隍廟記

張

統

吏部
尚書

鬼神者造化之迹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而凡氣之淑慝年之豐歉人之壽夭事之吉凶必有主張而綱維之者然而有感必通或與或奪其所以然之妙則固不可知也惟其可知故人當盡事神之義惟其不可知故人當戒瀆神之禮禮也義也在人識之耳今聖天子奄有天下混一四海普令函夏凡府州若縣有城與隍者則有司上之神皆廟祀之仍像繪其制以圖門垣殿宇森嚴邃密秩然有序

視所在之公廨加偉焉斥去淫祠或專崇奉於以妥神之
棲俾公禍福於一方制下日有司各趨其事於是河南靈
寶知縣熊公彥升乃相厥宜於縣之坤隅其地爽塏其土
堅良庀材召工按圖以立基計程以襄事智周力均人不
告勞不踰時而功乃竣渠渠其屋崇崇其墉爲境內之壯
觀而靈寶之民得寓目者莫不悚畏可以懲其心而悛其
惡又明年春二月熊公將置石以紀顛末統既承命謹書
其實而重之以言曰惟明有禮樂惟幽有鬼神其理相爲
流通所以維持世教而警發人心可謂至矣故有國者莫

不崇奉以致其神化之用或者不察朝廷事神之本意乃欲倖斯須之福而禳造次之禍不亦惑乎傳曰敬鬼神而遠之然則盡事神之義而不至於瀆者熊公之謂也敢以是爲記

重修公廨記

張統
漢陽人

靈寶縣挾山跨河中函大路曩有元失馭兵亂紛拏城郭間蕭然瓦礫而已故其邑爲甚倣國初天戈西征定關陝取靈夏大兵無慮百萬凡再往來故其事爲甚劇然而化敬爲良博劃爲易抑亦在乎人焉印係熊公下柱之台皆

舊治之荒頓慨然奮志於是計徒傭具畚鍤度財鳩工不
亟不徐起其橈完其缺飾其墁蒞政之堂退食之宇賓幕
吏廡儀門更譙以次就緒其後爲三宅令直其中東丞西
簿左脅爲典史右脅爲諸吏遵定制也共爲九區不營百
餘架內外規制煥然一新均其役故人不勞宜其用故財
不匱旣勤且智故迹雖舊而功實倍之於是吏服其敏民
感其德相與喜其成而以是告於秦人張統且請爲之記
竊惟數口之家一廛之宅室堂庫廡所以明等威而辨物
采上下秩然况靈寶爲古名邑有君子焉以觀其政有小

人焉以仰其威而布令之所豈可委而不飾哉今廣輪之內爲縣者幾百千區攻之營之皆是物也然而志怠者或陋心侈者尙華不陋不華熊公有焉欽惟天開景運太平伊始應列宿而宰百里者所宜盡心焉以體聖天子保邦致治之意百廢具舉而庶績咸熙則厥職爲不瘵矣然則斯役也固熊公維新之政其亦國朝維新之政歟

無倦堂記

武功康海狀元

平原張君時芳治靈寶之二年爲嘉靖丁亥政通人和百廢具舉矣以縣治頽敝不可坐待其盡稍事葺理咸造完

好已乃作堂於縣廳之後命曰無倦去年予以子栗求婚見山楊氏過靈寶成聘見君經營是堂製不加奢而材惟適用心甚重之今年挈栗成好再過是地乃宴予以堂飾無丹雘之麗坐有間雅之妙簷楹堅簡崇不踰丈官廨之作殊不多見也往在初營君以記請予顧厥功未成至是君復申循前約遂以君命堂之意及作之之難書付貞石詔厥後至夫有司之守在節財力致安養而已士窮居無事誦習先王之道苟有所寄則未有不以此爲先務者然勤之於始或不能究之於終加以上吏之摧阻歲事之乖

變雖有愛民之念，靳不得施，疑畏參於中，而敏敢放於外，窮居誦習之初心，於是乎倦矣。夫上勞則下未有不逸者也，上先則下未有不勸者也。一步於倦，則是二者舉無以慰民之望，而國家建官分職之意，與我所以修於家而用於時者，咸以負矣。豈士之所以自待哉？靈之民，田瘠薄而賦厚重，加以治河之役，迄無甯歲。雖是堂之構，亦已難矣。後之君子，能以君艱難締建之心，爲心思前人慎用民力如此，而又以君名堂之義，是繹所以圖厥先勞安養之方，殆始終一慮而無以自偷，則君之所以加惠於靈寶之民。

將遠而益長而予記亦有光矣君其勉哉天下之事未有不躬行於前而能以空言使人興行於後者也君其勉哉

重修儒學記

邑人

寇從化

進士參議

自古豈弟作人每首重本原之地學校者固風化之源而致治提挈之本也顧必有治人而後有治法蓋治非一成不變之軌轉移更始是在人爾乃易之繫蠱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繫革曰已日乃孚蓋當蠱壞之時而爲變革之舉非三日之擘畫已日之周詳固不能奪安常而與之慮始矣蓋真儒之作用非取辦於倉卒塗飾於耳目已也想

其誦讀時非堯舜禹湯周孔之言不言非堯舜禹湯周孔之行不行一旦釋褐綰綬慮無不挈本質而獻當世間有興革建明如探囊篋持左券總以真學問爲真經濟治人治法固體用一原顯微一致者也靈治故文物地其先世蟬聯鵲起代不乏人自丙辰之變則干戈搶攘沁入骨髓當事者睠茲亂棼值孔道始難其人會福昌父母以賢能課最大廷直指使乃以繁調請上可其議公以世家通才駕輕就熟至則批卻導窾砉然中解三月間百廢具興狐鼠潛跡鴻雁沾春靈邑其一變矣於是與博士議羣師生

講課橋門坐臯比進而教之復愀然曰新之時義大矣風
氣人心有所以新之則躍然起狃於故常則頽然廢方今
凋敝之餘宮墻傾圯是猶得膠一成之瑟耶矧士居四民
之首震其意氣而解其嬉媮是在今日爾則學宮之修務
莫急於此者於是捐俸鳩工不數月廟宇門庭堂齋廡舍
與夫敬一射圃諸處宏敞壯麗視前日煥然改觀焉先是
櫺星門外有活水靈泉隘塞日久欄楯荒涼公親蒞視示
以整砌濬導之方一旦澄泓碧練有滔滔放海之勢或者
道脉之復人文之盛其兆於此乎工告成學博士山丹趙

君興平張君嶠山孔君率諸友屬余爲記余惟教政之本也身教之本也公承家學淵源言必有防行必有檢動必有禮簡澹沈宏一以先民之範自程其著爲令甲願爲條教率本之道德仁義而以自程者程人所謂真儒經濟非僅僅補其罅漏而已繼今四境晏然絃誦之聲無間遠邇其變倥偬捨攘而易以詩書禮樂尤公之神於轉移而妙於更始者乎雖然時新時故者物理也無故無新者人心也公以柱世之神爲作人之念俾後之遊於斯者入其門行其庭棟宇煥然則曰此公之築也桃李森然則曰此公

之蔭也士習之彬彬雍然則曰此公之磨礪砥礪也美則
愛愛則傳是公之神無窮而公之新又與大壤俱不朽也
余不佞不能揚公之盛美姑撮其事以記歲月云直隸文
安人諱汝清號大元庚子鄉進士

重修儒學記

賀 賁

靈寶儒學自創建以來熊侯秦侯肇其基及時加修葺則
苟侯孫侯飭其蠱以至永齋張侯修泮池水構明倫堂巍
巍棟宇壯麗而規模宏遠矣太師劉文靖公爲廟學碑記
太傅許文簡公爲育賢泉賦大司馬許恭襄公爲雅樂碑

辭而柱史趙見亭公大叅彭東谿公亦各有文以光大其事學之文運亨嘉士氣振揚才賢叠出靈寶之名滿天下夫有所自蓋可以觀可以興矣邇來秋霑積潦廟宇堂齋及鄉賢名宦諸祠圯壞滋甚宮墻外望講誦無所邑侯張公下車釋菜閔然念之謂有司者務莫此爲急然時詘舉羸勞費孔艱意弗獲已乃鳩工於募役庀材於贖金程以賢僚督以能吏經始於丁亥之冬水昏正而裁度成於戊子之夏龍見而竣事民不知勞而功已就緒廟廡維新堂祠既飾賓師之宦邸生徒之序舍亦皆繕治美完瞻依秩

祀儼其儀游息藏修裕其地侯之有功於學也大矣哉署

邑篆中山韓君學博祥符馬君鬱林楊君許州牛君多士

何鵬年張德焦縑許茂根何光澤彭桐等屬余爲記以勒

侯之績以示後之侯於斯者有所稽而繩也余惟學校興

廢係人才之盛衰關國運之隆替辟雍庠序虞周尙矣青

衿歌而鄭衰泮宮詠而魯盛侯之爲斯役也其所見者大

乎其知先務之急者乎且優厚諸生時其廩餼供其匱乏

立文社以課其功建奎樓以作其氣候之所以爲士者殷

矣其濟美於名宦列侯而爲先達諸君子之所稱述可知

已乃所謂見大而知務者乎我聖祖尊崇孔氏建學明倫羣俊秀聯師儒所以養之教之者至矣盡矣是以國家人才上視虞周而吾邑先達於昭代稱最盛焉不有論道經邦賡歌喜起藩垣屏翰立德立功立言者乎不有効忠宣力抗疏讜議遺惠愛而祠祀尸祝敦孝廉而表正鄉閭者乎此皆邑里之先達學校所由出土固宜仰止而景行之也况教養日深作新具舉將必有奮勇接武爲先達之繼者乎噫斯乃聖祖建學養士之心賢侯興學有本之意乎我多士其勗哉張侯名君卜宇思紹別號仰溪山東武城

人庚午科鄉進士其治行循良別有紀載此不備錄

重修廟學記

明劉建

靈寶古西號之地漢爲宏農縣隋爲桃林縣唐開元末於其地得靈符改靈寶今沿襲以名縣學在治之東南國初知縣熊君飛翔建規制卑隘正統乙丑鳳翔秦君時中重修之視舊規有加今四十餘年屋宇自老不支師生病焉成化丙午遵化李君恭來知縣事自初視事詣學卽有重修之志節經費儲材料凡五閱歲宏治辛亥六月乃謀諸縣丞王君銓主簿井君某典史金君鑄興以上踰年八月工卽告訖廟之殿廡厨庫學之堂齋號舍以及各門墻砌

道規制一新又加秦君之舊焉以其餘力復增餽祭器悉以竹漆易陶瓦自是學之師生供祀事業講習以嚴以潔而不病乎蕪陋矣縣當關陝要衝景泰中余以先人任陝西屢過之時其學方乏科第而一時諸生嗜學者衆許君進何君鈞尤秀出等類余觀諸生之所負如此行將不乏科第矣未幾果聯翩捷鄉薦許何二君先後又第進士許仕都憲今出知宛府何爲監察御史余言無不驗焉成化末余奉命西祀嶽鎮又過之向所識諸生或出仕於外或物故無一在者李君恭巳爲縣於是謁余公館問之能一

一道其詳時闕以東諸縣經暴雨道路齧多不便行者而靈寶獨完治余愛其才因進與言禮貌之今日新學之役固有自哉夫今之出州縣者非瑣瑣與時俯仰不事事則剛愎鹵莽以獵取聲譽能於是舉行首務爲朝廷興賢育才者幾何人若李君者不謂之賢乎何君守制居家適見廟學之成特具事狀爲請記余久與厚善重其請且嘗以邂逅識李遂次其剏修顛末并余之所欲言者俾刻之以識歲月又因以告後之士大夫得考論故舊焉

新置雅樂碑記

邑人許論尙書

高皇帝繼天立極建學明倫罷黜百家崇祀孔子迺洪武二十六年頒大成樂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式造如制大聖人之制作恢乎宏遠矣爾後大平濫觴州縣之樂因爲墜典肆惟皇上天造中興益崇孔訓修其秩祀叙其舞佾易王號爲先師去偶像從木主倫義旣明聖道益著迺嘉靖十年詔下有司罔不順風載悅釐正惟式河東苟侯作邑靈寶仰而嘆曰高皇帝錫樂之典式在萬方我皇上議禮之精尊無二上顧今郡邑之祀禮備樂亾其謂之何於是制器備數稽典授徒命教諭顧君沔訓導王君澄孟君仁

論說校習蓋期月之間彬乎就叙今歲仲秋始用薦於先
師音律無憑容舞有奕豈惟奮聖德之光協神明之感使
人聽之而和親和敬和順以立中和之紀豈不在茲諸生
見禮聞樂退而欣服謀欲陞石廟廷用垂休風相與以詞
翰屬余余惟夫子之道如天然高矣美矣至矣盡矣不容
以復言矣顧天子制作之典賢侯明述之功誠不可無聞
於後場毫作頌不盡表章侯名汝安字省夫高明爽秀茂
學宏才治靈寶始而畏終而懷異績善政此不及書辭曰
惟我孔父惟百王師大明啟庠益鑒於茲孰錫之樂高皇

作古孰議其禮我皇作覩禮在樂崩閔斯偏陬孰其構之
有美苟侯吉日惟丁舍棗於泮我侯戾止德音迺與箭簫
雍雍金玉𠵽𠵽交動交應純德孔明神之格思綏我百福
和氣磅礴章縫穆穆惟樂義深道與政通廣茲成教侯治
益隆在昔文翁洎乎范甯皆以興學流美觀聽矧茲述作
永輝聖門不有紀刻孰知淵源表石杏壇載書其概日月
不息頌聲常在皇上中興河清呈瑞宸章紀慶光茲遐陬
臣 撰述邑史務先乘載謹伏錄焉凡英辟哲士之作有關

政教者附次於後若世所公播家所私受例不盡書

重建明倫堂記

彭 範

給事中

聖朝明文之化漸被薄海內外郡縣罔不建學立師所以崇治道育賢才也靈寶明倫堂舊爲三間嘉靖辛丑大宰許文簡公在告謂此堂發跡之地首輸五十金鄉先生亦有資助時學博梁君秀廣爲五間惜未有記蓋缺典云皇上勵精圖治慎理人之選甲戌夏張侯奉命宰邑釋菜謁學見前無泮池而堂久就圯卽慨欲修葺以未信於上而孚於下也久之政通民和曰茲可使也請於臺省皆報曰可侯先開鑿泮池豎坊建亭丹堊輝映詳具侍御趙公記

中復捐俸金二十兩邑士大夫弟子員及鄉人好義者皆樂於贊助於是盡撤舊材爲教諭宅會何生以大本二本來輸侯喜曰天贊其成也迺命醫官趙昉何偁董其役經始於丙子夏迄秋落成堂高基廣巍峩掀揭誠百年之曠典而一時之盛舉也復以餘材建射圃文會神厨齋號恢宏壯麗奕燁改觀侯其有功於名教矣乎司訓李君陳君率諸生何宜呂棻許儻焦繼等屬記於範夫興學育才者義之所起也輸情感頌者情之所激也侯有建學之功士進懋修之節不兩得哉何也建國君民教學爲先王者之

政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大學之教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夫采芹何樂也樂僖公之能修泮宮而托采芹以歌詠之也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欲毀之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遊焉若之何毀之國人作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夫僖公之作泮宮子產之不毀鄉校皆所以重學校而崇清議也夫學校鞠爲蔬圃長民者之任也學校修而教規弛司教者之責也學修教立而業不肄諸生之咎也昔李大白作袁州學記謂忠孝之節是惟朝廷教學之意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夫堂曰明倫諸生

誦法孔子講肄退食藏修息游高譚性命闡明忠孝之大節以聖賢爲歸格致誠正以盡其性所以明此倫也修齊治平以盡人之性所以行此倫也發軔於賢科際會於臚仕畢忠竭節求踐古人之迹是學之大成也張侯建堂之意也若夫榮青紫於拾芥侈車馬於稽古是弄筆墨以徼利達已耳非所望於諸生也古稱觀河洛而思禹功號之士民覩斯堂而思侯之功亦猶魯人之頌僖公鄭人之頌子產也豈非曠世而相感哉是役也財不取於公帑費不及於里甲役不逮於黎庶訟而罔理及作奸犯科者量功

爲之廢舉而民不知勞事集而下不告擾侯之功其懋矣
哉侯名慎陝西安化人辛酉亞魁先署教咸陽張君應舉
協謀修構會遷掖縣尹去訓導富平李君廷實應城陳君
德與典史石首王君秉中皆與贊襄之勞者也法得並書

靈寶縣糧差條鞭便宜碑記

賀賁

邑侯松石王父母既爲糧差條鞭之法士民始而疑中而
信終而熙然樂以趨迺屯留簿史君光治詣余曰善哉邑
父母條鞭糧差之法也至簡至易可大可久其爲吾邑之
利也溥哉困憊以甦流移以復或習矣而不察或日用而

不知其所謂大德無名至仁無恩者歟且自吾身視昔省費蓓蕤自吾族視昔省費什伯由此而推則吾邑之省可知也蓋襍出浮冗洒派那移飛詭影射一洗而廓之故曰其利溥哉然邑父母賢勞既久璽徵在卽吾人不可得久借也恐循襲者駕言以復舊好異者多事於紛更則條鞭之法廢而奸弊之隙開如吾人何願乞野史一言以勒諸貞石俾後觀者守而勿失庶邑侯之德政申錫於無疆斯民之樂利受賜於罔極矣吾人幸甚吾邑幸甚余聞其言而嘉之迺取條鞭事宜反覆簡閱迺見邑侯議均荒見二

稅之原申上司批駁復查之繳報增減價額之輕重詳允
之憲牌近奉題准之新例申飭條鞭銀力二差之原行審
編戶則之上下扣算丁糧之數目劑量優免除豁之多寡
蓋委曲精詳糧差俱爲條鞭通融徵派迺所謂名色簡而
花戶便於輸納行欵一而有司易於催比誠得爲政之體
要矣伏惟高皇帝建國君民立法定制天下郡縣爲兩稅
三限之法以徵錢糧爲一里十甲之制以均力役固一時
創業之訏謨實萬世不易之宏規也迨民情滋僞弊孔日
出千態萬狀莫可究詰貧富相耀而甘苦不均蓋至於困

憲流移而觀民者之心益戚矣侯之爲茲法也其慮遠其情深其言恫切而有餘悲其體國憂民補偏救弊以拯季世之意乎夫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益之損之與時宜之故觀於條鞭之法而知侯之用心矣迺爲撰次以付史君因述其立法之詳刊載以示不可變云

重修關帝廟記

賀賁

嗚呼王漢臣也以身殉國者也自漢迄今數千載王之英靈如一日崇祀者遍海宇其福善禍淫視諸神爲烈以故

老幼婦女兒童走卒莫不畏敬奉承疾痛愁苦必扳號呼
泣若將臨之在上拯我於水火而致之衽席人人自以爲
可憑依可期望也嗚呼王之英靈何其顯哉縣治良域舊
有王之廟在門內嘉靖癸卯移置東關殿宇森列過者悚
息歲時祈報傾城赴焉其西爲夏直臣關龍逢祠龍逢王
之先世故聚而享之亦以見濟美之意云乙卯地大震廟
甚圯雖時加修葺而工力不敷尙闕如也庠生荆君輒居
近廟隅爲我心惻遂會耆民李漢王橘等二十四人各捐
已貲同募緣道人湯守鳳乃告邑侯鳳罔楊公督理在上

於是聞者響應施者駢集喜功興事同力合作不日成之
正殿樂樓兩廡煥然一新仍肖像而飾之以金儼若雄鎮
荆襄氣吞吳魏威振華夏時也荆君等礱石屬余爲記嗚
呼王之神明在百世寶錄在國史感慕在人心末學曲士
何能贊一辭哉然竊謂王之所難不在於斬將奪旗萬夫
莫當而在於明燭達旦辭曹歸漢之行也其通天地亘古
今靈爽昭昭而不昧豈非一心之真正大光明與造化相
爲終始日月相爲照臨者哉固當血食萬禩廟祀無窮矣
爲人臣子亦有願學王者乎噫王不易學也而辭曹一書

其可以見王之心乎王曰丹誠者信義也人能敦信明義無愧丹衷雖不祀王王必福之若乃背信亾義色取行違雖祀王王所不享豈足福哉噫知乎此即可以知修廟者之意矣余故爲之記

九栢臺碑記

賀賁

九栢臺者臺以九栢樹而名也臺在邑南四十里號畧鎮迺古封號仲之國在唐爲州往牒稱其花木水竹甲於天下每每以親王出鎮焉西山之原有紅亭山之半迺九栢臺磨崖遺記創於唐之王維岑嘉州客散紅亭之句蓋其

時也歷世已久風雨傾圯鞠爲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
狐虺之所竄伏見者憫焉至萬曆十二年鄉耆姚濟表郭
彥河白欽郭彥湖孟君臣陳善等慨然欲修請練師寶冲
林者爲化主冲林與其徒數人皆露頂赤足振鐸募緣盛
暑祈寒無勑息而達官長者亦皆樂爲之輸未幾財用完
聚命工恢拓舊基鑿崖爲混元洞圖書畫其上前爲三清
殿左爲三官殿右爲祖師殿前爲八卦香亭獻殿三楹殿
之前左右則爲靈官真官殿又前爲坊坊前左爲鐘鼓樓
客舍各一甃磚石爲門門之上有觀音殿子孫娘娘殿其

調停經畫皆出自冲林踰六載始成殿宇悉巍峩雄傑青
黃相映丹雘交施雕甍炫朱紫之輝畫棟耀金碧之彩聖
像神容莊嚴妙麗燦然一新矣視昔荒草野田霜露蒙翳
狐虺窟伏者則有不同工成冲林謁余五體投地願借一
言以爲記余因與冲林登臺而觀東望二陵髣髴紫氣復
來也西望瑤池髣髴王母復降也其南則項城秦嶺暮雨
雪樵而其北則中條五老三晉之雲山北向也至若棋布
星分烟村錯落浮玉流金川縈如線鬱鬱而含翠者臺上
之松栢也滾滾而紛紜者臺下之世塵也晦明寒暄風雨

雲霞四時之變幻無窮而杳乎其不可測也余恍然不知臺之高以爲山之踴躍攢立而出矣曰勝哉是宜爲之記夫臺之制先王以占氣而設是臺爲唐人占氣之臺歟抑昔人見紫氣而作者歟是未可知也夫臺至今存而當時青牛一去則不復返卽臺已成空跡而宮殿之詭麗又何足記焉殊不知地以有臺而勝臺以有記而傳築於前而遺記猶存故今之君子有所考而徵焉今如無記後之君子有尋幽弔古者出何以爲証乎則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嗚呼臺東壘壘而傾者非虢城之遺址乎花木水

竹甲於天下而城中王侯第宅宏傑堅固而不可動者不
但百倍於臺而已數世之後化爲禾黍榛蕪邱墟隴畝矣
况此臺與吾不敢必其百世常新第將來有因記而復修
其臺者則冲林得與摩詰並永矣冲林初有妻子中年棄
妻子學清淨苦行力修常閉關三年岩栖水飲齒疏果不
火食談理道則言言入解所修有中睦村鳳仙菴墻底村
玉皇廟縣西觀音閣皆有文以記之其徒孔和盛李和祿
等相與同心協力共成厥事者法得以並書

又九栢臺碑文

李春榮

號之西聳然高峙者爲原原阜東豁其上寬平盤曲可登
眺故老相傳爲九栢臺在李唐盛時爲郡刺史賓客往來
遊寓飲餞之所客散紅亭之詩蓋謂此也宋元以來號旣
廢臺惟有名而曩之翠色參天綠陰庇地連袂悵離儼駟
傍俟燿車服於行色矚烟落於望目者但可元想而荒苔
頽礫且爲之極慘矣明興休養生齒逾二百年號雖不復
稱郡而士民則庶而富焉富遂好施凡圯寺隳宇皆有修
葺而九栢臺猶然荒蕪於是隱居篤老郭彥洪陳廷輔彭
世登馬森何泮等謀創新之乃延羽士竇沖林募化董理

期無邊絕前蹟予聞而嘉嘆以爲唐賢之遊賞舊風或可
追也因與相契者一登觀之但見巖嶺有洞洞曰混元洞
前有殿殿前中設香亭側分三官玄帝殿橫爲獻庭庭外
有坊坊內左右列靈官真官祠坊外樹塞門迤西南爲觀
音殿戶甬道出其下迤北爲鐘樓而殿旁隙地則道房齋
廚靡不俱備其大勢之恢廓境中所未有也至其中簷阿
之華彩廉隅之整飭神像之莊嚴棟壁之金碧駭心恍目
豎髮悚體有不啻側身神霄玉府中對寶光謁真宰者豈
意盛美侈唐人之前規以至此乎所費非萬金不能致矣

不知竇師何成功之大且速也工起於萬曆甲申歲七月至今癸巳之春工將竣師先昇化去邑侯山東禹城鳳岡楊父母旬宣暇嘗一臨視見師之遺像因以其實詢予予爲道其詳侯已命予作壁石記之矣夫臺也廢於昔一旦復興於今夫師也修乎臺幻身宜與臺俱久而且不可久淹塵世卽一時之感慨係之矣况古今之興廢不常有如此臺者耶然則登是臺者寄清玩於四時達觀之濶懷也慕芳景於山川真樂之遺况也其或瞻像起敬凜神明於如在見修作福種善果於後緣則是臺也所關殆不細矣

繼師之志事而光大之弟子孔和盛李和祿等丐予以是
筆之貞石鳴師之勞且以圖不朽予爲記其始末如此

重修大留村火星廟記

邑人許詩主事

靈寶南山自商洛嵩盧奔下按水經門水燭水皆出其麓
合流岷山爲宏農澗北入大河說文釋山盡曰岷郭璞書
謂地氣界水則止岷山率諸山而來儼然如王公大人長
途駐驛憩息危坐澗谷峯巒皆揖拱環衛然地之靈秀固
有不容贊者山半有地平衍如掌邑人據其勝北面爲廟
以地居離位離爲少女乃嚴飾女像以祀火星環廟十餘

邑北而虞芮南而盧洛西而湖華東而嶠陝凡腫疼瘡瘍皆往禱之易疾爲安化凶爲福如嚮如答蓋地氣旣鍾其靈人心又萃其神是以靈貺所及無間遠邇或疑國家祀有常典火星爲七政之一陪祀昊天若非民庶可僭夫禮以義起帝炎帝而神祝融雖天子之祭而燔祭亦不廢於億兆掌六祈以同鬼神雖太祝之職而禋祭亦得及於黨正况醫家謂諸腫瘡瘍皆屬心火禱瘍於火亦鬼神情狀感通之自然不然高皇帝文皇帝皆嘗嚴正祀典火星之廟勅建兩京得通上下豈無謂歟余鄉岷山火星之祀考

諸三王爲不謬質諸二聖爲不肯又何疑乎廟自正德間棟宇欹側丹青剝落罔壯神居岷山里王宗道等乃募取工財恢闔舊制於嘉靖六年丁亥正月十一日始事於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落成中爲正殿三間樂樓三間鐘樓一間外伯王廟三間限以重門繚以週垣煥如翬如高峙離位麗壯實枚再倍於初威靈顯異益彰於昔耆艾幼穉歡騰原野宗道等以詩爲主人亦多被神佑俾頌神德勒之金石用宣其烈辭曰於維火星昭象於天幹旋生化獨秉其銓八卦錯綜匪火不濟九功修和匪火不繼帝王之世

火政恒修祝融闕伯人賴其休心味出入以救民疾見變
修道以除凶滌國家肇典厥嚴惟祭火星之祀兩都罔廢
陝號之域其民惟賸以祀火星在禮爲可亢陽愆熱爲疾
冲冲往禱斯彌下民胡瘞禱之以行百福是苟禱之以儀神
靈豈和顧惟嶽山祠宗弗稱乃闕乃恤斯答神應嶽山辟
咄河岳景員奕奕新廟孔安厥神松柏鬱鬱雲物躑躑頌
在金石於千萬年

女郎山碑記

東郡王 田 邑令

夫庇民翊國神焉是依而崇德報功義所當盡故凡可以

秩諸祀典者歷代莫不尊禮况山川之神有功於民而顧不及耶蓋禮有常經而無定用故君子不必拘禮之有無而視義之可否神有異施則人有異報禮可以義起俗可以義從苟泥於迹非善權禮者也邑南八十里山曰女郎嶺有聖女祠旁有泉池冬夏不竭禱雨輒應志以靈泉著之究其源漢時山下李姓者有二女長曰玉真年十九次曰妙真年十七鄉鄰求婚二女不與父母怪而問之曰女有夫家指此山也一日姊妹俱遁不見父疑而尋之果見二女在岩石問曰何謂也女曰此山夫家也遂結茅共居

一旦二女同時昇仙而去其旁有洗面水石盈五子石爲
驗凡祈求蠶桑無不感應由此言之豈但禱雨爲然而女
郎之義從可識矣迨歲辛亥徂暑弗雨邑人請焉因率僚
屬弟子員及諸父老詣山祠祈之如禮覆降於泉挹水而
下不二十里乃雨嗚呼久旱有此於志相符茲雖民望之
切而感通何速耶夫有是神異渾乎造化同流綽與后稷
比德而不與常祀理耶於焉時取春秋之分禮如龍逢八
蜡儀制春祈秋報古有行之是禮也其庶幾乎若夫雨暘
時若涵育生成奠斯民於壽域普霖雨以遍天下者是固

祈報所深願而不忘者也神其鑒之時司牧者丞有張君
濟山東茌平人黃君魏四川巫山人簿有宋君天祿山東
朝城人典史有劉君克清山東賓州人敷文教有邵君鼎
山東益都人譚君宗儒陝西寶鷄人楊君鈇陝西臨洮人
皆相與致告而議禮者也於是乎書

雙烈祠記

垣曲趙載都御史

雙烈記記楊氏康氏二烈婦也記之云何以死從夫有功
世教也按楊氏靈寶縣人父惟康任雲南布政使嫁陝西
武功縣狀元康海子栗生員病故楊氏以死自誓即服毒

家人覺而救得不死至於十一月防稍懈楊氏復服砒霜恐仍前救托病飲醋湯二碗毒發姑張氏於楊氏袖內搜得砒霜始知中毒急以藥灌救楊氏將藥甌咬碎云我若吃藥何必吃砒夫死身存存之何益不如早死以全夫信舉家慟哭救解繼以鐵箸啟齒終拒不納因取一封與嫂七竅血出遂絕啟其封則素所制送終衣容顏不變若有喜色年十八時嘉靖七載也康氏武功縣太守康浩女即康海之姪適靈寶生員楊宋即楊氏兄也宋因妹死會葬哀過成疾竟不起康氏投地大慟夜以繼日嘔血數次期

以必死姑許安人以理勸諭康氏泣曰我以死許夫夫命之矣安人無可奈何囑婢謹守護數日後康氏佯若寬解勉強食飲家人喜防衛稍緩不知宋病篤時已合毒藥即潛入臥內吞服移時毒發姑大駭即命以地醬豆湯灌解悉拒不納遂絕其預處衣衾寄托後事亦如楊氏年二十三時嘉靖十載也有司以聞奉命旌表其門嘉靖丁酉黃池鳳村張公以憲使備潼關兵事首崇節義憐其事實乃檄靈寶知縣郝子璋卜東關郭門外空地立祠三間周繚以垣外豎門碑匾曰雙烈祠經始於嘉靖十六年三月三

日落成於次年四月十五日緣與楊氏有葭莩之誼狀其事徵言勒石以風教化抑惟節義人之大閑也自夫世道日降經殘教弛子而孝臣而忠夫而義婦而烈聞於世者幾何人哉常道且不能況於臨利害遇事變全忠孝節義無愧者不尤難哉士君子誦經史明禮義以丈夫剛烈自處徃徃持守不固攫事隨淪而欲責諸閨門柔脆之姿不學愚昧之女又豈不尤難哉今二嬭楊氏之女歸諸康康氏之女歸諸楊一嫂一姑俱以芳年婚嫁未久乃能堅持節操視死如歸從夫地下其高明並日月堅剛貫金石潔

白濯江漢視古之斷鼻耳損面割臂奮激於一時者猶下
風矣蓋天地間氣鍾於二門萃諸二嬭以爲世道勸良非
偶也抑以楊氏父以進士歷方伯康氏父以進士任郡牧
閨門之教涵育有素于歸之後儀型孔嘉故二嬭之行若
合符節信非偶也嗚呼氣鍾於天教立於人天之所助者
順人之所助者信信順符而人道立矣道立而天下平雙
烈於世教豈小補哉故誌其歲月而繼之以詞曰函谷之
東沔池之西二女丈夫貞烈雙齊矢心不二從夫無違服
毒若醪視死如歸毒摧五內容色怡怡口嫂曰始伯仲難

雲南縣志 卷之二
三
兮芳名炳煥墓草淒迷明教堂堂遺烈巍巍特新祠樹
以豐碑東郭高原萬古瞻依

東崖精舍記

上黨劉龍尚書

靈寶城內有土嶙峋壁立高數仞廣可十餘畝與東城相
附着其上又特起數堞邑人目之曰東崖竊意靈寶古函
谷關外地秦以峭函爲宮卒家六合其地多岡陵險阻利
於出攻而不利於攻之者故耳邑城之建豈亦因其形便
芟削有未盡者或存之以測景望氣或爲登覽賞適若卷
阿然皆不可知使其特築當不若是其高且大而迄以厓

名則非人爲之意也其下爲冢宰許公第故東厓爲公有
而因以自號公嘗爲戶部侍郎謝政歸作精舍於此有亭
翼然曰養閑有洞窅然曰獨樂有臺竦然曰望華繚以周
垣雜植花卉從容憇止曰惟圖書自娛親舊造之則命酒
彈棋盡歡而罷厓中諸景其西面相植則華嶽之峯突入
雲際大河自西北蜿蜒而至洪濤白浪日夕春撞南拱秦
嶺北控中條東倚峴山萬壑千巖極妍盡態應接不暇浮
嵐香靄倏遠忽近簷楹掩映恍若憑虛御風與飛仙往來
景與情會興逐時新撮土賦詩著爲八景功成身退怡養

天和真可以忘理亂謝黜陟不知其老之將至也東厓於
是始增重焉夫輦轂之間累土爲假山高不踰尋丈旁矚
數步結亭宇纔足容膝若兜童戲者所費已不貲而觀者
賞嘉王公貴人日爭致之不可得卽有得者亦適爲歌樓
舞榭沉醉宴樂之資假令東厓可移價當何許古之爲此
多矣偕爲荆棘蕩爲煙塵不知其處而名公鉅卿所爲休
退者若裴晉公之綠野富鄭公之還政迄今歷百千年耿
耿不泯頽焉復起敝而輒新過者起敬若鬼神呵護然者
地因乎人也是皆洛中故迹公之鄉先哲人其勲業聲名

在公亦無愧焉者東厓精舍與三堂並爲不朽復何疑哉
靈寶自有東厓無論世代未聞有所屬者雖復在城闔與
荒邱斷隴相去不能以寸得公而後爲勝固亦一大奇遇
也始公爲此曰吾老是足矣及詔起爲司馬則曰無寓人
我室其虛以待我繼都冢宰則曰修我室我其適歸至其
易簣則曰予有後其弗棄此基公之所托以終其身而望
諸後人者意已至矣其子符臺廷綸憲副廷美將世守以
繼公遊屬予爲記乃述東厓勝概與所以遇公者若公之
歷履則國有史家有乘天下有聞予可畧云

西峪草堂記

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
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藪者以數十而西峪
又獨當其深處峪口偃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
茂樹淺草森蔭蔽虧水泉瀾瀾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
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
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
見千態不下席而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爲最己亥歲予見
許君於京師君爲人鬯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

且爲國家建萬里勲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于奔瀟洶湧之川巒岼崔巍之峯泱泱千里之野極世間險怪環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濩落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此夫固各自爲尙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會之頸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

欵段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甯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砰砰磕磕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殺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虓虎嗜鳴之雄此皆險怪環偉世所駭駭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也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嘗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辯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爲彼而始爲此也其有意乎倏而蠖屈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蠲荒德政碑記

華山 王宏撰

靈寶縣豫之巖邑也在昔賦甲一郡多名公巨卿風俗醇厚人崇詩書稼穡之業鮮淫奢游惰故官於其地者徃徃以擢去自兵燹疊興凋敝已極田野不闢民之散而之四方者半焉 本朝定鼎額賦纔三萬三千順治十五年開荒令下倖功希利之徒假自首勸墾之名竟增賦至五萬三千有奇非其實也後之亟考成者按籍而徵日事敲朴民益逃地益荒不數年缺賦至四萬餘而官之坐是罷者亦踵相接漢陽江君補齋宰茲邑下車之始問民疾苦尋

得其故遂惻然有蠲荒之請爲之痛哭流涕陳於諸臺使
者諸臺使者知君賢重其言亦慨然爲民請命先後章凡
三上始得 俞允實蠲荒地一千二百一十八頃六十二
畝計應徵銀九千八百六十二兩詳在所記蠲荒始末書
中當是時正秦蜀用兵閩粵亦蠢動羽書旁午軍需孔亟
或有止之者謂事必無益且恐以阻餉見罪使君少惑於
其說而請之不力邑之民尙得以安其室廬而保其妻孥
如今日也哉嗚呼君睢以英妙之年博綜經史開誠心布
公道而又有肆應之才故視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嘗論古

今成敗是非之畧靡不晰若指掌而雅鑒人倫於邪正誠
僞之辨尤兢兢焉抑觀其精神有大於身者其福亦未可
量也先儒云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必有所濟昔在宋時
有法行不善者或投劾思去邵康節曰此正賢者盡力之
時省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投劾何益吾每嘆服以爲長者
之言君之所爲不其然乎吾不暇遠論近代如周公忱鍾
公况者皆以實心任事利賴數世卒爲名臣君非其儔耶
故吾自得君而知遇難爲之事有以委之時與勢而竟不
爲者斯亦不足與言有爲者已杜少陵稱元道州今天下

誠得如公數輩叅錯布於中外庶幾天下可治今吾於君亦云

重修函谷關記

王宏撰

古稱函谷關尚已自周召分陝闕屬之陝以西惟秦據之號天府之國沃野千里而四塞獨斯關有建瓴之勢所謂天下河山秦得百二者也漢魏以來關以屢遷迄今二千年圯圮無存寒煙荒草豁舒迤運輶軒之使過之者未嘗不咨嗟太息於其間也漢陽江君宰靈寶之三年勤勞民事百廢具舉周覽故址慨懷修葺於是捐金庀材鳩工重

建爲門爲閣財不賦出力罔農妨經始於康熙壬戌年九月
月歷兩月而落成甃巖孔固榱桷維新枚枚渠渠於乎美
矣吾生也晚未睹昔所爲關何似而今之崇宏壯麗巍然
竦立於兩崖之中者嘗試登而望之澗水潛其下城郭在
几案間洪河遶流於外左之有翠微之色者中條也右之
蒼茫出於雲霞之表者其嵩高乎背負太華面拱神京爲
秦豫扼要之地洵堪輿之偉觀斯關所係豈尠小哉江君
曰否否夫不觀於秦之已事乎當其發憤爲天下雄有并
吞八荒之心諸侯合從以六國之衆逡巡而不敢入而其

雲霄集卷之二
季也泗上一亭長直抵咸陽收其圖籍以建四百載至治
之業亦烏在所謂攻守之勢異乎今天下一家山陬海澨
罔不臣服關雖險顧安所用之吾特以復古之蹟焉使君
子之至於斯者憑而弔之尙論古今盛衰成敗之故知其
在德不在險也將仁義常施以爲 國家無疆之休則區
區之心所賴與天下共識之矣吾善其言遂因邑人之請
而勒於石

重修儒學記

江 蘩

自古建立都邑爰重學校三代盛時自鄉射飲酒養老合

樂以至勞農訛衆飲至獻馘之事無一不在於學士之遊
其中者其講肄有業其辯說有數蹈舞有節順四時以爲
術等年數以成教故士行修材量小大皆可爲世用道德
同而風俗美也厥後學校漸廢詩人刺焉雖以子產爲政
而鄉校不毀姑使好義者徃遊焉而非以爲崇起教化之
地也由兩漢而降先王建學之意遂以漸失故雖創置學
舍廣延生徒然乃名存實亡獨尊崇先聖廟祀有加建號
用樂比於王者亦既盡倫盡制云洪惟 國家規制邑設
之學教化所出莫先乎是乃釋奠菜有司僅奉行故事至

於宮廟傾圮風雨莫避所在皆然而靈寶一邑尤甚蓋茲
邑介四達之區西通秦晉南隣荆楚兵燹以來元氣未復
地苦荒民苦流吏茲土者期會征歛之不遑奚暇及興賢
育材之事乎予承乏茲土謂養與教未可偏廢蓋嘗首問
疾苦簡踏災傷急欲爲民請命至於黷宮鞠爲茂草講舍
變爲牧塲慮無以揭虔妥靈作新士氣心竊傷之爰集闔
邑縉紳子衿聚族而與之謀時則僚屬縣丞楊汝楫典史
胡之英學博劉鳴玉皆在焉諸生自遠而至者殆且三百
一時父老子弟環橋觀聽欣喜驚嘆爲希濶未有之舉余

乃知人心之皆同而學之果不可已也於是與諸君力圖
修復司鐸者率多士進曰學宮方位據東南隅泮水乃在
城南門外往者城闔洞啟山澤通氣以故人文蔚興英賢
輩出自軍興繹騷南門久閉學宮泮水渺不相及形家皆
以爲非宜余深契其說弗俟龜筮之協即日大起城門士
心咸喜如疏壅徹障夫思樂之詩樂泮水也豈不信哉顧
念時紕舉盈卽絲髮悉爲民累勉捐金一百兩以爲之倡
僚屬紳士互相競奮各有捐斥乃鳩工庀材堂殿齋廡垣
墻門屏莫不畢治或仍其舊制或新其規模而瓦礫礧

題榮棗桷之堅好宏麗煥然改觀焉諸生張徽任國重王
琬李珩許鏃董其事朝夕拮据不憚勞瘁經始於康熙二
十年七月丙申迨十一月庚子實始落成多士因造余請曰
工竣矣微我公力不至此願一言以記本末余不敢以不
文辭曰多士亦知聖王建學之意哉惟夫子之道至大爲
萬世仁義禮樂之主故立之廟祀自天子下達春秋享獻
卽多士在列者非僅以陪奔走執邊豆而已蓋旣已列於
庠序而異於細民欲使之學焉得其性之所近同臻於聖
賢之域而適乎天下國家之用也顧士習旣已不及於古

議者遂謂建學爲空名然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
倫親義序別信之理又未嘗不卽心而具也夫古者六藝
六行六德之教莫非由粗而入精自外以及內期以篤乎
倫常窮乎理道而已所謂卽心而具者百姓日用而不知
聰穎秀傑之士又或明知之而明悖之奚貴乎講說誦習
之紛紛耶蓋將放其私智棄其本真傑驕悍之習成而
易簡性命之理失其亦重可惜已伊洛之教上接洙泗又
靈邑古關陝地橫渠實講學於此多士能仰溯淵源而措
意於倫常理道之際則虞廷之所命司徒之所廸誠不待

外求而足也

創建桃林書院碑記

江 蘩

嘗思古聖王之治天下惟在教養而已教養之道惟在井田學校而已井田之制一在君十在民合力助耕而民無輸將之事學校之制黨有庠術有序家絃戶誦而人嫻禮讓之風此三代之世士習民俗無不臻至治而登上理也自井田廢而學校衰民有煩苦之征士鮮敦行之實而王制聖教湮遠莫稽矣士君子有志於當世雖一州一邑亦當以天下之治治之隨事用恩隨地布化安知教養之效

不可見之於百里哉庚申仲秋余奉簡命宰靈邑甫入境諮詢民間疾苦得聞靈邑正供原額三萬三千零國初輸納裕如也至順治十五年頒墾荒之令而喜事邀功者以筆墨爲耒耜以文移爲耕耨紙上開荒竟增糧至五萬三千餘嗟呼苛賦一增民膏遂竭數年逋欠除闔省擡賠外尙餘四萬有奇彼時通縣之小民半屬逃亡而士子之學業亦盡荒廢矣余奮然爲民請命力懇題蠲邀蒙俞允豁免實除荒地一千二百餘頃歲免荒糧九千八百餘金節年逋欠一體蠲除邑之鄉紳士庶歡聲震地謂有

功德於民者則祀之皆欲釀金建祠以報焉余曰無庸也昔荒糧未去謀道者先苦憂貧今荒糧既除遂生者即可復性余正於縣治之西購闢宏規創書院以課多士爾等勿重興土木以虛費物力爲也而紳衿父老幡然樂從皆因余有經始之心而庶民卽有子來之意羣才衆力趨走盈途不一月而堂廡垣墉煥然巨麗矣夫古者學宮而外代有書院如崆峒之有濂溪星渚之有白鹿上饒之有鵝湖建甯之有考亭皆先代名賢表章理學之所他如文學之儒亦多所建立若霍山岳麓石鼓松明之類俱傳自唐

宋時即近在豫省者如嵩陽澗水兩書院皆熠熠天中伊洛間今靈寶爲中州名邑即古桃林地取以名院豈不與嵩陽澗水鼎立而三乎且古人有民社之責者卽有陶淑之任程夫子爲晉陽令多立鄉校民間所習書皆手爲句讀朱夫子主簿同安設高士軒授徒講學韓魏公作定州安撫使葺學舍課諸生絃誦比鄒魯范文正公判河中士子執經問業貧者分俸以給焉余雖不敏不敢方軌前賢而德造斯士之心實有素願今者書院落成集此多士余捐俸以資其食用考課以董其精勤令士子曰就月將進

德修業異日者躡天衢登雲路黼黻盛治霖雨蒼生甯
非出自今日之造就也歟後之君子官斯土者皆有教養
之責鑒余之志而撫恤之於士民利病之源深加意焉是
余之幸也夫是即靈之幸也夫

女郎山禱雨文

霍濟遠

歲在庚午三春靳澤麥禾漸稿入夏而旱愈甚心竊憂之
齋禱城隍靳澤如故爰率士民躬詣女郎山取靈泉之水
擇於四月初四日黎明屏蓋撤輿單騎出南門由梨園庄
逶迤而南四十里至號畧鎮酷日橫空淋漓汗浹塵沙四

起目不能正視命飯畢復由師杜坡冲天寨而南上下坡
陀崎嶇磬折又三十里至虎兜坡女郎在望夕陽西墜因
止宿荒郊焉鷄鳴起沐徒步上山攀荆棘披蒙茸履巉巖
躡峭壁偃僕蜿蜒盤旋而上於星光中見怪石嵯峨如虎
蹲豹踞奇樹兀突如龍攫蛟騰從者皆股栗而余心亦志
忑無定行十餘里曙色漸開檢點出徑盡爲茅塞草木蒼
翳樵蘇絕跡扳藤附木一步一蹉循懸崖臨陡壑時時行
嶮岨中足搖目眩心悸不能已少選焉旭日東升炎威復
熾汗流蔽面氣喘如吼復行十餘里始登絕巘進廟仰瞻

遺像有三中爲聖母右玉貞左妙貞卽世傳二女仙也余
整容肅拜爲民請命稽首而陳詞曰伏以德重坤元利資
生於萬物道隆陰化溥惠愷於羣倫名號女郎孕山川之
秀氣位稱聖母擅造化之靈樞千禩爲昭萬民攸賴有求
輒應無感勿孚曩昔愆陽曾顯傾盆之澍今茲亢旱甯辭
扣石之徵

濬遠

墨綬初膺圭刀學製凜凜瘳曠翼翼民瘼

荷二氣之均調千村有慶異五穀之成順百室無虞節屆
純陽律宣仲呂來麩在野成壤惟辯須臾花穀方萌榮枯
止分旦夕蹇逢暴風曠土膏澤難期何當烈日灼天滂沱

未沛草木之憔悴士女之勤憂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涖遠

齋戒虔寅爲民請命率僚友而步禱携老幼而乞靈在

遠

薄德蹇修未敢信灌壇之應惟神鴻慈普惠自克致玉几
之臨闔境呼號四民匍匐浥靈泉爲法雨涓滴可注江河
求聖水作甘霖匆匆自通湖海伏願垂憐枯槁默鑒哀誠
雨三日而成霖遍干疇而霑足密雲布濩果符埴鶴之鳴
時雨盈流式協商羊之舞東西南北靡不荷生成荳麥禾
麻咸得登碩茂神功展布元德覃敷四野淋漓共恩波而
皆遠萬川滂沛與聖澤而俱深矣

問淇亭記

霍濬遠

古之君子雖一日必葺其墻屋者何哉以治民必有政行
政必有官居官必有署三者廢一不可也至於亭臺樓榭
固不可窮極壯麗以勞民傷財亦不可任其傾圮荒蕪貽
羞於後宏農當秦晉之衝左有函關望氣臺之雄右有女
郎夫家山之勝燦列於前者唐三堂郡西樓也環峙於後
者老君宅翠微宮也秀甲宏農名傳號國非古名勝之區
哉逮世遠代移疊遭兵燹不惟複道重樓化爲瓦礫而金
湯官舍亦鞠爲茂草矣巳巳秋余視事茲土簿書鞅掌始

置一切俟三時告成次第漸修泮池瞻紫樓閱試廳老君
宅俱煥然聿新因念署之西約三畝許灌莽荆榛荒穢空
曠爰命工人芟翳薈除糞壤平坎坷疏淤井植竹數十竿
董蒼頭種蔬瓜以資日用不數日而畢復檢舊蓄餘木數
十株久貯郭外者風吹日晒且腐矣是棄材也因構一小
亭於竹之前木不加丹墻不加彩儉不至陋廣不踰丈凡
六日而亭成於是日出有陰風來有聲雲開霧裂則雉堞
髻堆桃綻柳垂則棖題脂膩月之行空也光映紅樓影穿
綠玉雪之舞花也聲敲翠葉香透雕欄暮靄凝亭朝烟籠

竹陰晴顯晦昏且含吐莫不於斯亭得之退食憇息思所以治民之道爲政之方居官之則依依然欣欣然建一物而三事不廢豈徒侈亭臺樓榭之觀而已耶昔衛武公以抑抑之德悔過好學迄今千載下猶想見其淑懿甯僅當時不可譏哉由是知草木雖微而德業不泯武公往矣而菴竹猶存淇澳遠矣而猗猗無異覩斯竹也能不捫心自問而以君子自勗乎遂顏之曰問淇并記其事以貽後之臨亭者咸以君子共勗云爾

重修文廟記

邑令

吳奇遇

天下之治治於人才人才之興興於學校甚矣學宮者治
化之本源國運之休隆胥此焉出非一切神祠所可比擬
者也戊戌夏奉 命宰靈肅謁 聖廟瞻拜之餘見葺理
維新工將告竣廟貌巖巖古柏森森覽而快之既而明經
楊君州杰青衿李子均許子鉅楊子清韓子昺烈者謁而
請曰邑之黌宮多歷年所矣前代遞修碑碣林立 國朝
定鼎以來晴川江公藝後三韓許公珽蘭亭俞公琨接次
修葺皆某等後先董理其成而今迭更駛如傳舍未遑記
也逐年來風雨侵蝕 聖殿之東北坍塌一隅廊廡碑坊

亦漸傾圯典鐸王先生司訓李先生目擊心惻幾欲興修而寒毡冷暑綿力難舉今春幸際天中別駕馬公來攝靈篆下車謁廟時兩先生隨以 聖殿請 公環視毅然曰是予之責也遂捐五十金刻期鳩理而兩先生亦輸四十餘金以佐其不逮於補修 聖殿外凡東西兩廡棨戟櫺星二門名宦鄉賢二祠及牌坊泮池次第聿新且於正殿之四旁加立四柱於宮墻之兩邊創造雙橋此又曠前人所未有者是役也興工於四月初告成於九月中事竣立石丐言以誌顛末余聞之喟然曰所貴乎有司者以其能

治民事神修廢舉墜耳况學宮爲育材之藪尤其亟宜留意者乃百不得一焉今公以五日京兆捐俸金倡義舉能令殿宇輝煌煥然改觀洵德政之大端不朽之盛事也而兩先生協恭和衷共勩厥成若此善之大者又何可沒也哉三代往矣直道猶存宜紳士津津稱之而不能置諸口也余適際其成而義不容辭諸君之請遂援筆誌之以爲後求之君子勸

重修靈寶學宮記

邑令

程世綏

先夫子而垂教爲二南與靈至邇也後夫子而聞道推伊

洛去靈未遠也意靈被澤深而成才獨盛顧傑俊奇偉之英久寂寞而不以聞何哉誌載前代何姓科名接踵許氏起居八座者一時四人今山川依然邑屋如故而風流歇絕不復列文獻之盛意者學校之澤不流而鼓鐘之化已遠歟夫聖道若江海然隨所自得以成其淺深分量百川之浩渺溪沼之滌洄波池畎澮之浸灌滋潤下至樽勺瓶盎之受挹注鉅細萬有不齊者所取之豐約異也夫爲學亦視其所取而已譬之種植必耘耔勤糞土厚然後及成而落其實工力稍有未備且未可弋獲而倖得况持身經

世之大道龍騰豹變之所由出歟邑故有學宮歲久日就傾圯世綏來宰是邦既喜民之殷繁而又樂歲之屢豐也於是集諸生而告之曰工不居肆術業精良果有之乎今瞽宗庠序之地祭萊鼓篋風雨不蔽諸生何恃而弦誦何資而攷稽也局促頽垣敗壁之間苟且因循而欲振刷其儀羽潤澤其文章豈可得哉今夫浮屠老氏於人心風俗何益而愚夫愚婦猶能輝煌其宮宇况吾夫子之道川流不息隨所自得以爲聖賢豪傑善人君子之助而靈又周召起化之邦有宋兩程夫子風流餘韻之所漸被者其發

憤興起宜何如而顧聽其隘陋頽墮昔聖昔賢車服禮器
靈爽式憑其堪此即於是諸生相顧憮然余乃捐廉俸爲
領袖而縉紳士庶亦各踴躍樂輸經始於庚戌八月落成
於明年二月凡材木瓦石人力所出絲毫無累民間費省
而工倍董其事者實貢監生員楊清茹大隆李熙鐸張增
銳張增辰許乘泰與有勞焉嗚呼盛衰倚伏地之靈也由
人傑也繼自今輪奐既新游息有所文學道德漸希風於
成周有宋之隆以與何許諸賢後先輝映余日拭目俟之
則是舉也其由剝而復爲登高行遠之始基也夫

重修夫家山廟記

雍正九年

邑令程世綏

雍正七年春

皇帝特沛恩綸以豫省民風丕變能遵封疆大臣之教急公尚義於是蠲租四十萬兩農民相與竭蹶胼胝益思踴躍輸將上報

天子殊恩會入夏以後雨澤愆期世綏承乏茲土蒿目焦思因攷邑乘知縣南有石盆泉一道爲漢三聖娘娘仙蹟邑人禱雨輒應迺薰沐徒步陟女郎山而望祝焉既卜得吉遂取靈泉以歸朝夕與紳耆士人環禱茲山之巔旣而陰雲

乍起微雨南來余初疑其不甚溥徧父老告余曰迅雷疾風是所謂大雨施行也若靈泉之驗必輕風細雨滋潤無垠越數日神果降靈於山左賣花者宣言靈旗已駕將以某刻得雨余曰七日來復理或有之屆期果如膏沾潤歷午至子不絕於時四野霑足士民歡騰麥之稿者立瘠者肥木棉欣欣而繡錯噫嘻神之靈爽昭矣記稱能爲國家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神之護國佑民厥功旣懋則爲之維持保護者其美報宜何如也今廟貌雖存歲久傾圮疑非令所以事神之意與吾民所以崇報之心爰卜日與

工凡殿宇樓臺不三月而丹雘煥然復其舊觀維時世綏
捐俸以爲領袖而紳士耆老或布金錢或課工作咸歡欣
鼓舞不憚勞費工成例得書名於碑嗚呼自今以始歲其
有君子有穀詒孫子安知非 神仰體

聖天子如天之仁俾吾民世享豐亨大有之利則是役也豈徒
修墜起廢以爲闔邑具瞻云爾哉